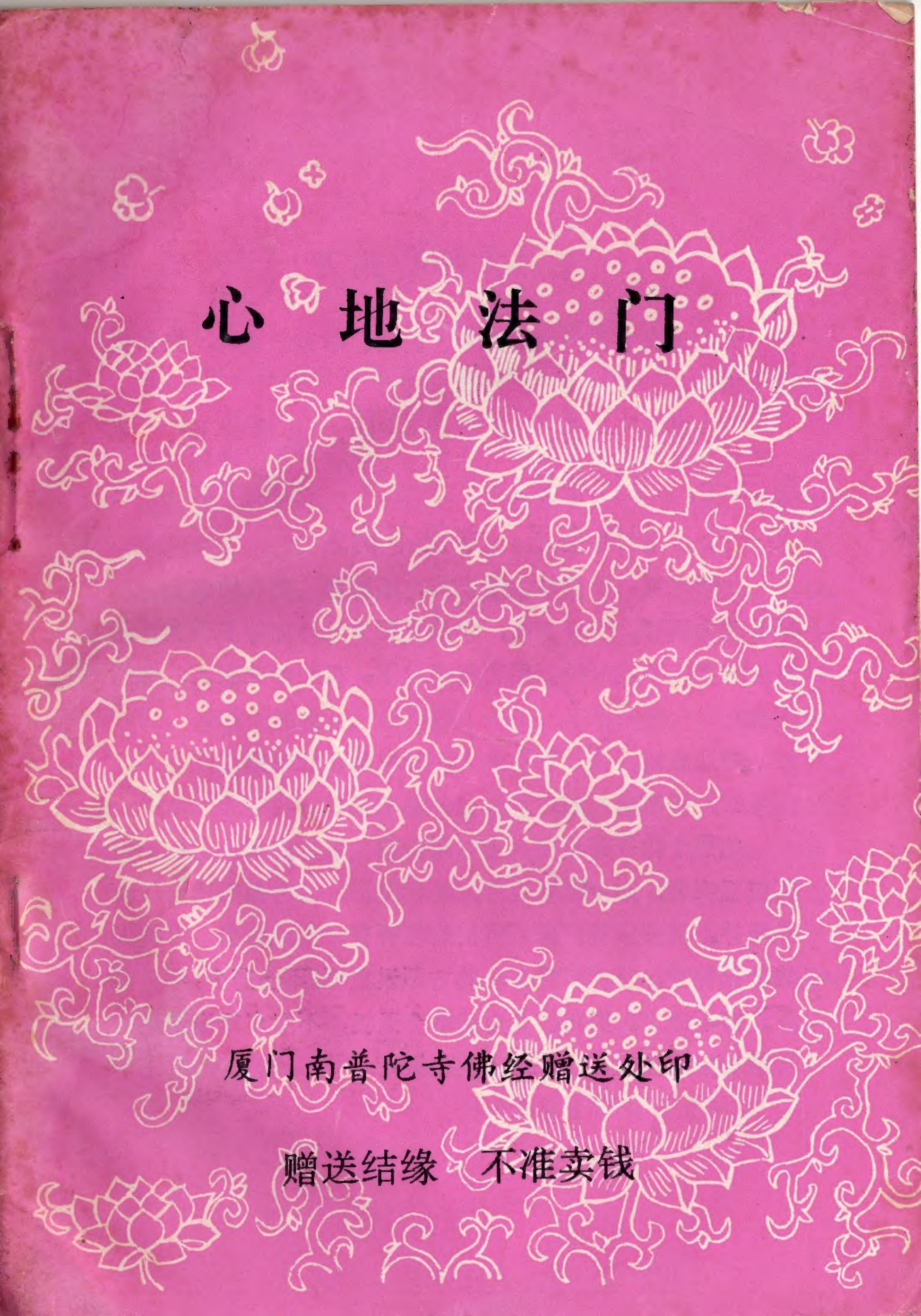


心 地 法 门

厦门南普陀寺佛经赠送处印

赠送结缘　不准卖钱

无际大师心药方

大师谕世人曰：凡欲齐家、治国、学道、修身。先须服我十味妙药，方可成就。何名十味？

好肚肠一条，慈悲心一片，温柔半两，道理三分，信行要紧，中直一块，孝顺十分，老实一个，阴隲全用，方便不拘多少。

此药用宽心锅内炒，不要焦。不要躁。去火性三分，于平等盆内研碎，三思为末，六波罗蜜为丸，如菩提子大。每日进三服，不拘时候。用和气汤送下。果能依此服之，无病不瘥。

切忌言清行浊，利己损人，暗中箭；肚中毒，笑里刀，两头蛇，平地起风波。以上七件速须戒之。

此前十味若能全用，可以致上福上寿，成佛作祖；若用其四五味者，亦可灭罪延年，消灾免患。各方俱不用，后悔无所补。虽有扁鹊卢医，所谓病在膏肓，亦难疗矣。纵祷天地，祝神明，悉徒然哉。况此方不误主顾，不费药金，不劳煎煮，何不服之。偈曰：此方绝妙合天机，不用卢师扁鹊医。普劝善男并信女，急须对治莫狐疑。

缘　起

吾师弘法江汉，越四年矣。同人随侍丈席，得师一言半偈，如甲拆在原被春风而不自知其长养。曩者，裒其旨要，辑为语录。间违声欬，资以启发。顾以言简意远，难抉幽微，兢兢以不得正知见为惧。乙亥秋，师归自南京，展礼之馀，群思饶益，环请开示。师曰："佛法本无定法可说，禅密兼修，只重悟证，不尚言说，于离言法中，必欲以言显说，则言说亦成筌蹄。能会斯旨，不妨方便敷演，用策事修，若执筌蹄，失宗义矣。"同人唯唯。迨圆音广播，语语具含多味，法法摄归一心。心地法门之大旨，咸备于是。而方便导引，意则由浅及深，语则深入浅出，不即经教，不离经教。于是执教者，自渐隔雾观花，始分根蒂；初机者，自幸荒陬失路，顿识归途。罢讲之馀，同声赞叹。远地同人，阻于胜会，佥以瀑悬绝巘，隔壑闻声；月在中天，万川现影。不有记录，何以传薪？不付枣梨，何从分膳？纷纷函述，所请胥同。师鉴其诚，遂许可焉。乃汇辑成篇，刊而布之，颜曰开示录。俾与会者入耳成因，未与会者亦得因言会意。惟耀智阙于修，而浅于学，不能仰见吾师指外之月，遂难绘箜篌指上之音。笔述既竟，惭悚实多，谨志端倪，以明缘起。

丙子春弟子陈耀智敬述

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

唵嘛呢叭咪吽

心地法门目录

缘起

第 一 座　信愿行……（1）

第 二 座　戒定慧……（7）

第 三 座　四皈依……（10）

第 四 座　心地法门……（14）

第 五 座　禅密兼修之心宗……（17）

第 六 座　心宗医心病……（21）

第 七 座　本法假修与真修……（24）

第 八 座　本法的心念与关节……（28）

第 九 座　烦恼与菩提……（32）

第 十 座　三世因果……（36）

第十一座　事与理……（41）

第十二座　大乘小乘与净土……（46）

第十三座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54）

第十四座　出世与入世……（57）

第十五座　有为无为之不二……（60）

附　录

心地法门之透关……（64）

心地法门之佛魔一心……（65）

编后语……（73）

心地法门

慧明法师开示

弟子陈耀智记
四明居士语译

第一座 信愿行

同学们，禅宗法门以“心即是佛”为究竟，它是不立语言文字的，所以说：“言语道断，心行路绝。”密法道理，更不可说。由于大家再三启请，又因各位修持多年，对本法已有认识，就随缘来方便说一说，不过使大家知道学佛的过程，以作修持的策进。望大家净心谛听，不要起分别；一起分别，便生知见，与道相背驰了。

“心即是佛”一语，是禅宗的根本，无论讲到什么地方都离不开它，因为一切是唯心的。“信愿行”三字，有循序渐进的意义，学人往往随便看过，没有加以审思。须知这三字中，每一个字都有它的过程与差别。在座的同学们，也有知教理的，也有初发心的，我且把“信愿行”三字的过程与差别，略略解释如下：

“佛法大海惟信能入”，所以首先就要重视一个“信”字。但信有真妄的分别，其间更要经历许多过程。如果不明了这种过程，难免真妄混淆，中途退悔，或发生其他差别。

信字过程，简单说，有下列几种：

一、不信。众生本来所具有的佛性，与佛无二，没有丝毫差别；但是由于多劫以来的业力障蔽，所以以前对于佛法是不信的。以后逐渐经亲友劝导，或因环境关系，一时为外力促动，于是存一个不妨试一试的念头去学佛。不过这时表面上虽学佛，而心中实在并没有起信。

二、疑信。什么叫做疑信呢？所谓疑，就是惑而不定。初学的人，一面生信，一面又在怀疑。今天觉得学佛是好，明天又觉得学佛是不好的。今天遇一善因缘的人来赞叹，便增加信心；明天遇一恶因缘的人，笑为迷信，便又生疑惑。思想上经常会发生矛盾。这种信，名为疑信。那末，这个“疑”，究竟从哪里生出来的呢？当知还是从自心上出来的。试问，自心既已生信，为什么又生疑呢？这是因为“信”为真心所动，“疑”乃业力所生。众生业力太重，所以一念真心将起，而无边业力就来遮障，不许学人起信修持。这正是佛魔交战关头，何等危险！所以必须断疑，才能生信。

三、浅信。初学的人经过熏习，对佛法稍有认识，疑减信增；但发心不真，因此，所信也浅。他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世法上的一切希望，或求知识上的渊博多闻，这样，仅仅是普通的信，不能发生愿与行的力量。为什么？因为信浅，所以等到利益看不见，或环境变迁，便把信心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种信，譬如空中毛，遇到一阵风，就不知吹到什么地方去了。

四、深信。学佛人经过相当时间的修持，已经得到受用，觉得佛法确实是有真理，于是从事修持，立志不变。这

时还算不得真正认识，只可说是墙上草，虽说有根，一旦遇风吹来，还是要二面倒的。也就是说，信佛的根基虽立，而信师信法的心不坚固。今天皈依这个法师学禅，明天又皈依那个法师学密。着境生心，见异思迁。这是由于不明自心佛，不知一门深入的道理。

五、定信。定信就是坚定的信仰。学人修到这个时候，熏习得久了，业障逐渐消除，信心才算坚定下来。如树大根深，风就不能动摇它了。信师信法，专一而不变移，猛勇精进，不生厌怠。但风大时，大树还可动摇。如修行人根本业障翻动，加以外境压迫，信心还是不免有退转可能的。所以定信还不是究竟。

六、真信。真信就是契合"真如"的信。真如是如如不动，清净无相的。信心到了这个地步，才算是真信。真信不动，也就同虚空一般，不可动摇。这时自心与佛、法、师，心心相应，息息相关，没有纤毫痕迹，也没有丝毫分别。所以金刚经说："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信心到了这个境界，才是真信；真信才是究竟。

照上述信字过程看来，分析似乎嫌多了一些。其实，不把这些等级差别分析清楚，不能发生真信。怎样能真呢？去妄即真。所以去妄是最要紧最直截的工夫。然而去妄又谈何容易，若要容易，最好先从语言上下手。信字从人从言，就是指示人以下手的方法。大家必定以为这信字是世法上所说的，信实的信，这跟佛法上所说的信仰的信，有什么相干呢？须知佛法不离世法，言从心生，人以信立。慧明以前要大家守心口如一的戒，其用意就在于此。

大家不要把“心口如一”四字看轻了。这一戒条，就是去妄立信的实际工夫。佛要比丘自己陈述过失，就是为了徵信，看看比丘所说的是不是心里话。儒家也说，“言而有信”，“言忠信”，也是教人从言语上建立信字的基础。就是以商场论，有数百年的老商店，他们的货物比别家都贵，而生意鼎盛，历久不衰。别家的货比较便宜，顾客倒不去购买。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一则是真一言堂，货真价实；一则是喊价齐天，还价齐地，是有欺骗性质的。就以这一点来说，已可证明言行不二，才能立信，更可见信字的重要。世法上说：“民无信不立。”佛法上说：“信为功德母。”足见信字是世间法和出世法上的根本。希望同学们，时时审查自己，是不是心口如一，言而有信。切勿信口开河，轻诺寡信。信用一失，做人的立场，尚且不够，怎能谈得上学佛呢？

再说，愿字。人们作一件事，必须先有愿，没有愿绝对不成事，所以愿，也叫愿力。因为要有一种愿望，才能发生一种力量；有力量，才能向前推进。因此，信心具备了以后，就应当立愿。但愿有小愿、空愿、真愿、大愿的分别：

什么叫小愿？初学佛的，多半只求自利，他的愿力小。小愿又可分三种：一者，求现世荣乐。就是求名利福寿，乃至妻财子禄等。二者，求来世福报。就是求来世生人生天，得大富贵，享受快乐。三者，为求自了，着于涅槃。他们不知道名利恭敬，妻财子禄，都是人们往劫有漏善因所造成，本来不需要祈求。就是求得了，而人生如梦，转眼成空。生人生天，富贵快乐，总在轮回之中，难逃生老病死的苦。所

以六祖说："拟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在。"因此说，这些都是小愿。至于妄求涅槃的，只图自了，不知如来应世，为的是救世度生 假使只知自了，而不知利他，那是执着顽空，也是小愿。

什么是空愿呢？空愿象空头支票，不能兑现。也就是说，学佛人虽然有了信心，但是业识的障蔽还是很深。偶尔激于情感，一时兴奋，就轻率地立个誓愿，那心口是不相应的，所以一愿出口，转身便忘了。或者只凭口说，借此博取虚名。这样的立愿，不但易堕妄语，而且增加违背誓愿的大罪。

什么是真愿呢？就是真实不虚的愿。无论愿的大小，都出于至诚，经过详细审思，愿心发了以后，存心动念，不敢随便，任凭景况怎样，始终如一绝不违背。譬如发愿要对同参互相亲爱。以后对同参就要隐恶扬善，遇事随顺他们的意见。发愿不动瞋恨，便得对人事事和霭，烦恼不生，渐渐做到冤亲平等。不过，这些愿真而不大，虽有受用，还是不究竟的。

什么是大愿呢？学佛到了因缘成熟，得遇善知识，澈底明了佛法真义，深知佛恩难报，于是发至诚不二的心，立利他无我，宏法利生，众生不尽，我誓不尽的大愿。至于为法捐躯，倾财尽命，还属其次。这样才是宏誓大愿。

大家当知，愿心就是"因心"。有了"因心"才有"果觉"。因大果大，因真果真，所谓"因该果海，果澈因愿。"不但学佛要立愿心，才能由因生果，就是一种政策主张，一种技术创造，也必须先有真确的见解。具备了真确的

见解，还须有坚定的愿望。艰险不避，百折不回，然后才可达到目的。若是胸无定见，固然不能成功；而愿力不坚，也必至精神涣散，结果还将遭到失败。这种事例很多，不必细举。学佛人在自利方面，为明心见性；在利他方面，为济世度生。济世度生，固然是难事，而明心见性，也不是近期所能成功。所以更非立真实的大愿不可。我们发愿，和发誓一般，所以又叫作誓愿。凡是违背的，必受严重谴报。

最后说行字。学佛人一开始就要"行"，所谓依法奉行。但"行"是根据愿而来的。真实的心愿发了以后，就当照愿实行。若是有愿而不去实践，或行动不力，就同口说皇帝筵席上的芳肴，而实际上不得一饱。所以无论愿的大小，或自修，或利他，必须难行要行，难忍要忍，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计，修行达不到愿望，中途决不移改。但行字范围很广，简单说，就是要行菩萨道。菩萨道就是广大无边的六度万行。然而万行不离六度，依照佛说，以布施度悭贪，以持戒度毁犯，以忍辱度瞋恨，以精进度懈怠，以禅定度散乱，以般若度愚痴。这六度都含有度己度人，同登彼岸的意义，也就是行字所包含的意义。那末，度人度己，应该以那一项为先呢。

须知人我原是一体。自他两利，何必有先后之分呢。因为度人就是度己，度己正为度人。大乘菩萨无我相，无人相，所以只知利他。正因为只知利他，结果众生未尽，而自己已先得度。小乘菩萨，着于我相人相，只知自利。正因为只知自利，所以我执难破，结果不易自度。由此可知，自利不利，尚在此岸，利他无我，才是彼岸。

总之，信愿行三字，都由心发。大家学习心地法门，更应当时时在心上用功。所以六祖教人：一则曰："此须心行"。再则曰："迷人口说，智者心行。"他又说："口诵心不行，即是被经转。"望大家依心起信，依心立愿，依心力行。心是真如，真如是真实不虚，如如不动的意思。念念能依这样的心，就可成为真信、真愿、真行。心本来是没有限量的，它的体大到没有边际。如果处处能依这样的心起信发愿修行，就可成为大信、大愿、大行了。既真且大，自然可以达到心佛同体，感应道交了。

慧明所说的话，都很粗俗；但话虽粗俗，也不无理由。禅宗古德，谁不懂教，谁不是以粗俗的话来开示学人。他们所以这样教导，是恐怕学人离开自心自性，专在经教文字相上枉用功夫，徒然增加理障罢了。

第二座 戒 定 慧

同学们，上次讲过信愿行，今天讲的是戒定慧。"信愿行戒定慧"，这六个字是学佛人最要紧的基础；而且是不能分开的。因为要有真信愿行，才能谈到戒定慧；也要能持戒、习定、生慧，才能有真信愿行。

禅宗以"心即是佛"为根本，一切都要在心上用功。心以无相为相，今天便讲无相戒定慧。但是既然是无相，为什么又有戒定慧呢？这就是六祖所谓"随方解缚"。（随顺方便，解除众生的束缚的意思。）因为众生业识很重，若是没有方便，怎能深入。所以学佛人要先从持戒做起。能持戒，才能习定生慧。

什么是戒呢？“心地无非自性戒”。戒有有相和无相的分别。有相名为身戒，无相名为心戒。习心地法门的，应严持心戒。大家现在打坐，就是做心戒的工夫。为什么？因为上座后，一心持咒，（净宗念佛也一样），藉咒力锁住一切妄念。久之，妄念不生，便是“心地无非”的境界，（也就是没有善念，没有恶念，没有无记的境界。）不但上座是这样，下座后还是这样。一切时、一切处，都不起分别，不生烦恼。自然动静一如，才算完成“心地无非”的戒。心戒境界，虽然太高，只要真能发心，具有真信愿行，有有什么困难呢？不过，业力没有消除，定力不够，容易见境生心，心随境转，所以不如兼守有相戒，比较稳妥而有益。望大家参照以前所订的透关八条。（附后），仔细体会。什么是属于事相，什么是属于心相呢？事相是有相戒，心相是无相戒。由事相而戒到心相，就是从有相戒，达到无相戒。

须知守戒为佛法最要紧的事，无论那个宗那个派，都重戒律，儒家也有君子的“三戒”，颜子的“四勿”。而佛法包括世间法和出世法，更非持戒不能入门。中国佛法近来不能盛行，就因为学人不能于身戒心戒切实遵守，所以引入疑谤。我们急须以身作则，努力在戒字上用功，以“心地无非”为戒的根本，以“利他无我”为戒的正行以“透关八条”为策进。戒身不妄作，戒心不妄动，久而久之，定水澄清，心珠自然显现了。

怎样叫做定呢？“心地无念自性定”。学佛以得三昧为主。三昧是正定的意思，怎样才能得正定呢？就是要一念不生。经说：“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实相就是如如不动，

不动就是定。假使念头稍为一动，那无明烦恼就会随之而起，这样，心就不定了。所以说，心地无念就是定。只有无念才叫正念，有了正念，才能万德具足，一切智慧，自然现前。同学们，不但学佛人要有定力，才不被魔扰，不为境迁，就是世间上的一切，也不是具有定力，不能成功。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高贵品德不是定力所获得的。定力是从修养得来的，古来所有“功在天下，名垂万世”的，没有不从修养上下过功夫的。如诸葛武侯，一生功业，都成就于“宁静致远”四字。所谓宁静，就是从修养得来的定。致远，就是宁静中得来的慧。

什么叫做慧呢？“心地无我自性慧”。我们的自心佛，妙用无量，不可思议。只因为迷人不知“四大本幻”，把假我看得太真，将本来般若胜智的真我，遮障住了。学佛人第一要破我相，因为有我相，便有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如果没有我相，就没有一切相。那末，当体空寂，一切智慧，自然现前，便能“度一切苦厄”，没有种种烦恼困苦了。所以说“心地无我自性慧”。试看古德和世间上圣贤豪杰，哪一个不是从“无我”得来的。烈士能慷慨捐躯，就是因为一念“无此假我”，才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名垂千古。学佛人若是想珠光显露，起大智慧，就应先破我执。偈曰：

万法唯一心，权且立虚名，

有我非觉体，无相乃真成。

同学们，佛法法门虽多，总不离戒定慧三学。不过在三乘之中，三学境界各有不同。如六祖告志诚说：“汝师戒定慧，接小根智人。吾戒定慧，接大根智人。”因为戒定慧的

体虽然相同，可是作用不同，所以境界也就不一样了。三学的道理，不独佛法是这样，就是儒家也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就是戒定慧三学的次第进程。因为"克己"乃是去物欲，那就是戒；"复礼"乃是恢复本来的性，本性是不动的，不动就是定；"天下归仁"，乃是妙用无穷，就是慧。可见世间法和出世法道理是一样的，因为一切是唯心的。还有，戒定慧三学，戒中有定，定中有慧，慧中有戒。所谓一而三，三而一，都不出于自心。学人果能明白自心，自然能悟得无相戒定慧了。

第三座　四皈依

同学们，四皈依，有有相皈依，和无相皈依。今日所讲，是无相皈依。佛法有显和密的分别。学显教的，是皈依佛法僧三宝。学密教的，于三宝之外加一皈依师。因为密法无上，必须尊重上师。但这都是有相皈依。慧明所讲的无相皈依，是根据禅密兼修的道理。现在依次略略来加以说明：

皈依佛，是皈依那一佛呢？若是皈依释迦佛，释迦佛已灭度。若是皈依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西方。若是皈依十方诸佛，十方诸佛有无量无数。若是皈依木雕泥塑绣绘的佛，那雕塑绣绘的佛，是表法（注）而无知觉的。那末，究竟应该皈依那一佛呢？当知佛就是觉，佛与众生本来没有差别，只是觉与不觉的分别罢了。学佛的人是以始觉觉本觉。那始觉本觉原来不离自心，所以皈依佛，就是皈依自心觉，并不是皈依心外的佛。

这样说来，那心外还有没有佛呢？回答是肯定的，是确

实有佛的。释迦佛虽示现灭度，而其实并没有灭度。阿弥陀佛虽在西方，可是和十方诸佛的法身，都无量遍满，但是诸佛虽无量遍满，我们若是自心不觉，诸佛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因此，必须自心常觉，才能和十方诸佛，感应道交。所以皈依佛，就是皈依自心觉。

皈依法。佛法法门无量，法法平等，我们究竟应皈依那一法呢？当知法就是正，皈依法，就是皈依正。学佛人要具正知正见，树立正言正行。什么叫做正呢？清净慈悲为正，心地无非为正，利他无我为正，无念无相为正。但是清净慈悲……无相，以及佛说八正道等，都 不 出 自 心。心正一切正，所谓“一即一切”。所以皈依法，就是皈依自心正。

（注）“表法”就是用物质形象表现各种思想意识——法。也就是象徵某种概念，例如，观音象徵慈悲，文殊象征智慧……等。

皈依僧。僧的本义，是众多比丘一处和合。但过去僧不可见，现在僧很多,高僧也不少,究竟应皈依那位僧呢？当知僧就是净，皈依僧，就是皈依净。我们的自心原本清净，只因多劫以来，污染习深，以致灵明变为晦昧，造业受苦。从今以后，要扫去一切烦恼习气种子，纤尘不染，回复本来清净面目。所以皈依僧，就是皈依自心净。

皈依师。学佛人迷时须要师度，悟了就可以自度。一切众生有五性差别，假使不定性的凡夫，遇到大乘学大乘，遇到小乘学小乘，遇到外道学外道，那就会事倍功半，或者误入歧途。因此明师的指点关系最为重要。但这只是指有相的师，不是无相的师。无相的师，就是自心。为什么呢？自心

本来具足恒沙功德，和诸佛是一体的。若是舍离自心，专向外求有相的师，那末，即使遇到明师，而不在自心上时时检点觉察，又怎能与师心相应？大家从我学法，如果是依我色身为师，我的色身，跟大家又有什么差别？慧明在语录上明明说，以心传心为玄。既然说是玄，当然不是肉心。因为肉心妄执，它是障蔽灵知的；既然说是心传，当然不是语言文字可以说明的。要知这个玄心，就是大家的本心，三世诸佛的果体，一切众生成佛的正因，也就是我们唯一无二的真师。所以皈依师，就是皈依自心师。

总而言之，四皈依：佛是觉，法是正，僧是净，师是心。大家把这四字，连贯起来，就能看到是觉、正、净、心。倒转过来看，则是心，净、正、觉。由此可以悟到"觉正"才能"净心"，"心净"便得"正觉"。皈依觉、正、净、心，就是皈依自心。大家日日念着四皈依，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四皈依的道理原来是这样的。因此，迷人总是在相上去求，不在自心上去体悟。当知离心外求，论显教，有三藏之多；论密法，有五部之繁。试问从哪里去修去学。我佛出世，就为的是"心即是佛"一段大事因缘。禅宗古德继承心法，所以功德无量。我们学佛，就应在自心上致力，才符合佛的宗旨。

同学们，四皈依也是方便说的。正如一把锁匙交给大家拿去开锁，锁开了自然会见自心珍宝。但不能悟到无相四皈依的，总是在相上打搅。若是初发心时，或修持时，或礼佛忏悔时便觉，一转念间，便又不觉。这种觉，是有相妄觉，不是真觉。希望大家把这种妄想差别的着相念头，要如快刀斩乱麻似的一齐割断，专从自心上用功，从觉上做起。除去有相

觉，悟入无相觉，这才是真正的自觉。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说正。大家有了觉，才能正。若是不觉，便是不正。不正便是邪。邪则戒定慧都谈不上，信愿行也谈不上，还说什么四皈依？至于世法上，以合法律与道德的行为为正，否则不正。择善而从则正，不善即不正。凡行为不正的，他的前途定有危险。譬如铁道双轨，要平正无斜，火车才能通行。如果轨道倾斜不正，车便行不通，如若勉强开驶，就要发生危险。学佛的道理，也是这样。

第三点，说净。学佛就是由染求净，譬如白布一匹，污染得太厉害，就必须洗涤，然后才能洁净。我们自己想一想能不能没有染污。不但名利恭敬，成种种贪爱的染，而且无明烦恼，成念念尘劳的染。当知一染已足为身心之害，何况是多种染污呢？所以修行人必须六根无染，把三业逐渐消除，才可使内障不生，外尘不染，这样才能清净。

第四点，说心。释迦佛五年寻师，所遇到的都不合他的要求。那末，雪山成道，究竟依靠哪一位师父呢？那不是依自心寂照为师吗？六祖说："迷时师度，悟时自度。"可见自度的，才能算是悟入；不依自心，怎么说是自度呢？学佛人如果不依自心真空无相的师，专向心外驰求，今天说这个法师本领高，明天说那个法师神通大，试问法师的高大，和我们的本份有什么相干？越是驰求，离心就越远。这样学佛，何异南辕而行北辙，终于难以见性。

如上所述，可见佛、法、僧、师都不离自心；假使离开了自心，那末，学显学密，谈性谈相，都是属于客尘影事。如能明悟自心，那末，无量法门，像自藏的家珍，可以取用

不竭了。不但显密圆融，性相不二，就是佛法僧师也不可得。所以说，无相皈依，就成为无相菩提。

第四座 心地法门

同学们，对于"心地法门"四字，我们往往只在表面上忽略看过，而不知这四字的意义，最为紧要，最为广大。如能细心领会，便可悟道，何必再去多求呢？这四字分开来讲，心便是佛，地喻心量，法就是正，门就是路。也就是说，心，若是能象地一样，就可入正觉的路了。

我们的自心本来无量遍满，能生万法，也象地一样具有博大深厚的德，能生万物，所以借来作为比喻。地之所以能生万物，是由于它能任运随时，行所无事，浑然无知，寂然不动。而众生迷真逐妄，见境生心，遇到事物就要动念，于是自蔽灵明，转增障碍。学佛人以妄修真，就应当取法乎地（以地作为法则），虽然山河大地，都是因妄而生，有成有坏，我们又何必以妄为法呢？但须知地虽是妄，可它的功德却是没有限量的。地能生一切物，能载一切物，能容一切物。而且生一切物，是养育众生，而不自私自利；载一切物；是大小兼收，净秽一体，而没有取舍分别的成见；容一切物，听人污秽毁凿，寂然不动，而没有厌拒瞋恚的念头；所以称为大地。假使我们的心量能够与地同样广大，能够同地一样利他，没有取舍瞋恚的我执，一切不动，便不难和真如本心相契合，还有不成就的吗？我们学的是心地法门，日日说"心地无非，利他无我"，到底我们的心能不能象地一样的大，能不能养育众生，能不能兼收并容、听人污毁而不

动呢？不要说不能任人污毁，恐怕连一句空话都不能容忍；不要说养育众生，恐怕对自己亲属，尚不免自私自利。这样，还说得上什么“心地无非”吗？学心地法门的人，时时刻刻都要将自心与地比一比，看究竟比不比得上。据我看来，不要说象大地那样大，甚至连一亩地那样小，都比不上。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亩地，一年四季还能生许许多多的东西来养育众生，而且也有被侵犯而不计较的容量。试问我们的心量，比这一亩地的生育容量怎样呢？大家如果不在这个上面去思索、去用功，无论怎样是得不着受用的。

地能大能生，能载能容，和天的德相合，所以古人称天地的德为大德。人们的心量功德，能同大地一般大的，就是大德。所以学佛人已有成就的，也称为大德。儒家说：“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学佛而成大德的，对于位禄名寿已看作是梦幻泡影。只有初发心而不明佛法的，多有为求位禄名寿而来的。但是要得位禄名寿，必须到大德的地位才行。若想成为大德，那心量与功德，必须同大地一般才行。

同学们，怎样叫做登地菩萨？因为他的心量功德俨然同大地一般大。至于二地三地的菩萨，他们的心量功德当然更大，就同两个地三个地一般大了。到了超过十地，才称为等觉、妙觉。大家思量思量，我们的心量功德，有一个地那么大没有？须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自心佛本来具足无量功德，比十地还大，只因为妄心不息，时时执着外境，遮障真如自性；也象日月光明本可普照一切，只因云雾遮蔽，于是不能显现。一旦云消雾散，光明就能顿时恢复。

修行人一念真心，顿超十地，也正是这样。所以广额菩萨放下屠刀，可以立地成佛。

大家要明白，地所以能够成就这样大量的功德，就好在浑然无知，寂然不动。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呢？就坏在知见多，容易动。要知道，知见多，容易动，都是因为妄心不息所造成的。妄心就象火，我们妄心一动，就象火在心内燃烧，于是就生烦恼。因此，烦恼也叫做热恼，这就是造业受苦的根本。

三界是唯心所现的，这三界名为火宅。火宅中本有法王。学佛人应在火宅中找到法王，才能得到真实受用。可是凡夫认幻作真、舍真逐幻，以至一翳蔽眼，空花乱坠，只见空花，不见法王。殊不知三界一心，转识即智，离妄即真。真就是法王，不待寻觅，自然能见。凡夫不明白这个理，自心中常被无明烈火燃烧着，不但不见法王，且被这阵火烧绝本具的功德。所谓："一念瞋心起，烧尽功德林。"我们学大乘法门，应知"诸法如幻，诸法亦真。"这话怎么说呢？凡事不动无明，不生烦恼，认定坏就是好，好就是坏，一切一切，不取不舍。这样，不但火不能烧，而且这个火，也就转成智慧光，可以彻照无边，与诸佛同体。我们自心，原能自主，但因定力不够，常被业境所转。而业境没有自性，只要我们能把得失心、是非心、瞋恨心、分别心、乃至一百六十种相续心、八万四千尘劳心一概空去，这时，妙明真心自然现前，便可与天地同德。

心地法门以禅密兼修（或禅净并修），可以顿超直入，即凡身而成圣果。这也是登地菩萨所修的。大家能修这个

无上法门，就是大家的因缘已经成熟。慧明不过指路罢了。希望大家，难行要行，难忍要忍，难舍要舍，难成要成，努力在心地上用功。如果遇似不遇，见同未见，错过了这个胜缘，那不是很可惜吗？当知生死事大，无常迅速，我们学佛是来解决生死问题的。若是别有作用，另有企图，不但得不到真实受用，而且会增加业障，更不用说解决生死问题了。

人们都免不了有烦恼，若是没有安心立命的措施，烦恼重的，易生厌世的心。但能依心地法门切实修心，学习“地”的气量，取法“地”的德性，不但能清凉自在，而且能转动一切，那又有什么劫难的顾虑呢？佛法的目的原是济世利生的，简要地说，就是要挽救人心的。学佛人想挽救人心，应该先救自心；想救自心，应当在心念上用功，忏除一切恶念，增长一切善念，更要时时检查自心正不正，大不大，能不能同“地”一样不动，有没有与“地”一样功德。这样才是真修心地法门。我再给大家四句偈，如能仔细参思，自然有益。

学佛在心不外求，心地慈悲德具足；
贪瞋痴爱疑妄尽，不动无明是活佛。

第五座　禅密兼修的心宗

同学们，禅密兼修的心宗，道理本不可说。现在方便加以解释，先说禅字。这个禅字，或者以为是六度中“禅那”的禅，或者认为是六度中的“般若波罗密”。其实禅宗的禅，包括六度万行，是以心传心的意思。所以永嘉禅师说：“顿觉了，如来禅，六度万行体中圆。”还有分为如来禅与

祖师禅的。要知道，祖师禅和如来禅，原是同一心传。禅宗是释迦佛于灵山会上，拈起花来昭示大众，单独传给迦叶尊者的，因此，迦叶尊者名为西方初祖。历代单传至二十八祖达摩大师。达摩大师东来传法，为东土初祖。代代相承，心心密付，所谓“教外别传”。

佛法的真理是离言绝相的。禅宗不重言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乃是无上法门。初祖东来，就是为了这“心即是佛”的一大事因缘。可是禅宗境界太高，根机钝劣的，不但很少有言下即悟的，而且多流为口头禅。因为末法时代的众生，大都业障深重，所以同时要修持密法。（修念佛法门也是一样，参看第十二座）密仗佛力，禅凭自力。佛大自力，合而为一，才可以应机，深入究竟。

禅密兼修的心宗，有通和别两个意义。什么叫通义？先释“心”。禅是自心，密是佛心。佛心自心，本来属于一心，都是这个妙用圆觉的心。其次释“宗”。凡是以文字显示的为教，不立文字的为宗。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所以名为宗。密法虽有咒文，但只是循其音，而不必了解它的意义，说了等于不说，虽有文字和没有文字一样，所以也叫做宗。因此，禅密兼修，叫做心宗。什么是别义呢？禅和密各有二种意义：

先谈禅的二种意义：一、依祖意，禅是达摩祖师所传的心法，不立语言文字，但以心传心，所以说是心宗。二、遵佛旨，释迦佛说法四十九年，而他自己却说，没有说过一个字。且于灵山会上，传心迦叶尊者，嘱咐说：“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咐嘱于汝，勿令断绝。”这正法

眼藏，就是实相无相的玄心，所以说是心宗。

其次谈密的二种意义：一、总释。大日经说：“云何菩提？谓如实知自心。”所以说是心宗。还有，密咒也叫真言，梵音为陀罗尼，就是总持的意思。一切密咒都是诸佛菩萨微妙本心，密奥难知，可持而不可说，所以说是心宗。二、别释。密咒有八万四千种，这六字大明咒，乃观自在菩萨所说，是观自在菩萨微妙本心，就是诸佛的妙心，也就是众生的一心。传授六字大明，就是以心传心，所以说是心宗。

禅宗是教外别传，不依经教，不立渐次，即心即佛，所谓以心传心。古德教人，多于喜怒哀乐之中，旁敲侧击，明白启示，暗中逗引，大机大用，无非使学人顿悟自心，举足便踏入如来宝所，所以名为最上乘。但是它的流弊是，容易使学人浅悟即了，（以为悟了万事已毕）不再进行事修，或取静为行，沉空守寂，不知起用。密宗仪轨繁重，循序渐进，由小而大，不遗一法，不越一法。先修“加行”，然后传本尊真言。再由念诵而观想逐渐进入无相般若。以他力和自力，归入三密一如，即凡成圣。但它的流弊是，容易使学人炫惑于神通，着于魔境，而且制办法器，庄严道场，供养上师等等，不是富有资财而兼有闲暇的不能办到。

只有禅密兼修，取禅宗的自心是佛，实相无相，以救密法着相入魔的危险；取密法的专重事修，借不可思议的威力，感化有情，来帮助禅宗浅悟即了，无相无得，不起度生的偏执。因此，禅密兼修，不偏执坛场，供养等事相，不固定依次修习的阶层，只要根机相应，因缘成熟，无论贫富老

幼，都可以修持。一面知道禅宗心即是佛，而不废事修；一面知道密法以佛力加被，心外有玄，而不着玄相。这样，定能即身成就。末法时代，这才是适应各种根机普遍摄化的法门。

密法虽有神通，须知这种神通是从微妙本心，不可思议中生，还是幻妄的，学人千万不可贪著。一般修密的人欢喜谈神通，这不但淆惑观听，而且容易入魔。古德说："神通治病，皆圣末边事。"当知密法功用是即凡成圣，不可言说，难道只在于神通治病雕虫小技吗？现在东密和藏密风行全国，固然是佛法的好现象，但学者每每贪多务得，接受了一座法，还没有修得感应，又想去受第二法了。今日来一金刚上师，去皈依；明日来一阿阇黎，也去皈依。不知学到什么程度，才是究竟。应该知道，修密要一门深入，信师信法，更要始终不二，才能达到不可思议的境界。

佛说，一切法门究竟都归一心。"因恐众生执着文字，于是教外别传，在文学语言教导之外，另传一个法门，离言绝相，以显心即是佛的体；还特地说了密法，指出诸佛菩萨微妙本心的用。如来这样慈悲，以种种方便，显示心要，而有的众生认为显是而密非。有的则认为密是而显非，自己遗失衣里明珠，实在可悲可叹！慧明宏杨禅密兼修的心宗，是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禅摄密，以密护禅，也就是以心摄心，以心护心。大家须知，禅和密名称虽是二个，其实只有一个心。不过，禅密两宗，一个重悟，一个重修。所以禅密兼修，就应该修和悟并重。

大家切不可这样说，"禅乃顿悟，不待事修。"须知

"理虽顿悟，事贵渐修。"为什么？"风息浪未平，粪除臭味在。"多生习气，要待修习才能清净。象黄金在矿，本质固然是金，但不采不淘不炼，就不能成为纯金。密宗的六字大明咒，功德无量无边（净宗的念佛也有同样功德）。只要至诚专修，心念不二，自然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可以消除根本业障，得到即身成就。如果不能一门深入，差别心重，或不起大悲的心，就不能相应。当知禅密兼修，以救世度生为心愿，以佛心为自心，本尊是我，我也就是本尊。能发这样的大心，自然和诸佛菩萨以及本尊心心相应，从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称为心宗。

第六座　心宗医心病

同学们，近日天气失常，患伤风感冒的很多。应该知道，我们的病是多种多样的，现在将病源和治法，略说如下：

病有无形和有形两种：无形的病是贪瞋痴爱以及一切烦恼；有形的病是外感内伤以及一切四大不调。无形的病是心病，有形的病是身病。身病起于心病，心若是没有病，身也就不会生病了。那心本来是清净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为什么会有病呢？只因为最初一念妄动，就有了这个身。有身就是病。又因为受、想、行、识，坚执四大合成的幻我，于是妄想执著，由贪瞋痴爱，而起八万四千烦恼，又生心病。由于这心病，就生出种种身病。所以生老病死随业轮转，无时无刻不在痛苦之中。我们既然知道身病起源于心病，心病起源于动念。病源已经查清，就应该对症下药。什

么是药呢？禅密兼修，就是正本清源的阿伽陀药。这药乃是释迦佛传下来的医治众生生老病死苦的妙药，能够普遍治愈一切身心等病。因此，如来也被称为大医王。

学佛人知病求药，所以能离苦。而众生梦梦，在病不知病，认苦为乐。不知茫茫业海无量无边，贫富贤愚谁也逃不出生老病死的苦。所以有也苦，无也苦。富有的，不过是由于往劫善因较多（而得到的果报），但是善因一尽，恶果就随着来了，轻则再转人身，痴愚残疾，重则堕三恶道，长劫沉沦。这种因果轮回的事迹，或记载在书册上，或传播于轶事中，决不是虚诞不实的。可惜世人不悟，病上加病，真可怜悯。近来全世界天灾人祸层见迭出，不独生者病苦颠连，而死者也成千上万。这种共业，都由众生共同心病所造成。那共同心病，就是从各个人一念妄动所感召而来的。由于自心不净，就使他心不净，这种辗转相引，于是就成为共业。若能悟得一切是幻，念念清净，那末，当下就身心轻安。假使自心病减，共同心病也就相应减少。为什么？就是因为自心清净，他心也清净了。如若不肯放下，事事执着，这样，事事都能够病己病人。俗话说："心病无药医"。所以我佛慈悲，广说八万四千法门，对治众生八万四千尘劳的病。

大家现在学禅密兼修的心宗，就是能断病源的心药。只要肯吃，保证能治愈心病，心病痊愈，不但身病也得到痊愈，一切病都可以痊愈了，又何必要再去寻八万四千种法药呢？大家每日除打坐时间稍能净心片刻外，该有多少念头？要知道，每一念头都是病，又该有多少病？一病且能使人不起，况且有多种病呢？近日大家有患伤风的，初起本是小

病，如果不及早医治，或是吃错了药，便可转为重症，致人于死。我们一念之差，常情以为无足轻重，殊不知念念相续，就会使烦恼无边，病上加病。当知生死事大，人寿几何？希望大家猛省，速急依法修心，以治心病。现在有一首偈，可治有形和无形的病：

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须心药医；

心若正时身亦净，心生还是病生时。

同学们，这首偈虽只是四句淡话，如果大家能仔细参玩，或当作真言持诵，自然会有妙用。要知道，禅宗的方法，一般就是参话头。话头有活话头和死话头，看学人程度深浅给于传授。这首偈可当作活话头参，久参必有所悟。大家切勿以其平淡而忽视它。

我们有了病，因为不知病源，所以医药乱投，而归无效。假使永远不能自知，这样，病重业深，三途堕落，将更难知道了。知道些什么呢？知病由业生，业由烦恼生，烦恼由无明生。无明一动，心病就成为身病。所以说："自身有病自心知。根本的病，不是医药所能治，专仗佛力，也难收效。因为病由心生，还须心治。所以说："身病还须心药治。"什么是心药呢？心正是药。所谓正知、正见、正思惟。如果心里有所忿恚，有所恐惧，有所好乐，有所忧患，都是烦恼，都不得其正。心既不正，就将随境妄动，起惑造业，而成身病。若是心能正，那末，心安体泰，身体也自然清净了。所谓"修身，在正其心。就是心正身净的道理。所以说："心若正时身亦净。"心体本来是空寂灵明的，只因为妄动，就成为障碍，不但恶念是病，所有一切念都是病，

所谓“有念皆非。”这是更进一层的说法。所以说：“心生还是病生时”。

这四句偈，讲法很多，讲得太清楚了，反而不好。因为禅宗话头，同密法真言一样，都有破除知见的功效。（念佛也能破除知见）。久参久持，自然可以悟道。现在全人类劫难不断发生，众生都在病中，大家因缘成熟，来学这无上心地法门，既知病源，又知治病的药，希望照这药方，依法奉行，一面悟，一面修。修什么呢？修一切善法。一切善法，就是利他。利他才有功德。有功德，才能正，才能净。净了就没有病。如果不行利他的事，徒然持咒打坐，虽有功德，得益不大。若能发心真实，渐次业消，也可减少身心的病。禅密兼修的心宗，不但要医治自己心病，更要医治众生的心病。为什么？因为我们应该本着“众生不尽我不尽”的愿，视众生的病象自己的病。我们应该大雄无畏，对待一切慈悲仁爱，弘扬心地法门，普治众生的心病。若是众生没有病，我的病也就没有了。这才是心宗医心病的本旨。

第七座　本法假修与真修

同学们，禅密兼修有假修真修的分别。而真修中，又有决心与有恒的困难。须知“学佛容易修行难，假修容易真修难，真修容易决心难，决心容易有恒难。”学佛的人凡是修到中途退悔的，都是因为没有决心真修，或虽有决心而没有恒心。假使立愿真修，而又具有决心，且能有恒，这就决不会退转了。现在方便分为四种意义，略加说明：

什么叫假修？我们的色身本来是假，为了求真，于是有

修。所以说：以假修真。”能舍假，才能得真。若是处处在假我上着相，不在真我上用功，这就叫做假修。一切法门都起源于心，心就是真我。离开了心向外去求觅，就不能相应，也叫假修。心地法门教人打坐，便是修心。教人持咒（教人念佛），就是摄心。假使上座时，身坐而心不坐；持咒时（念佛时），口持而心不持；也叫假修。禅密兼修，以“心地无非”为戒本，以“利他无我“为正行。真修这一法门的，就是行菩萨道。如果只知道打坐，专图自了，甚至骄诳妬嫉，动不动就生烦恼，就和本法不相适应，也是假修。

什么叫真修？一切时中，一切处所，对一切事物，不着相，也不离相。在上座时，身心俱坐；持咒时（念佛时），心口同持；身心打成一片，而且本着“利他无我”的宗旨，发大慈大悲的心，起宏法利生的行，苦口婆心，劝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己更须心、行不二，始终如一，这是真修。这样的真修，并不是难事，所以不能实行的，只因为没有下决心，容易被外境所转移。

什么叫决心？就是放下一切，一门深入，勇猛精进的意思。佛法根本，是为了脱生死，普度众生。这是何等重大，何等艰难，如果不立下决心，怎能侥幸成功？释迦佛以皇太子的尊荣，正当青年有为的时候，因见生老病死的苦，便能悟假趋真，放弃王位，遍访名师五年，雪山苦行六年。他的决心是多么坚强啊！二祖慧可，趋谒达摩初祖时，整夜立在雪中，而初祖面壁静坐不去理他，反呵斥说：“诸佛无上妙道，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尚不得至，岂微劳小效，而辄求大法？”。二祖听了教诲，就用刀斩断手臂，他

的决心又是怎样的呢？大家思量思量，初祖原为授法二祖而来东土，泛海三载，面壁九年。及至二祖不远千里来拜谒他，为什么开始不理采他，后来还要呵斥他呢？等到他断臂示志，才允许他入门。这是为什么呢？那是为了检验他有没有决心罢了。大家修此法门，就应该以我佛我祖的决心为决心。况且我们今生学佛，因为有了因缘，得闻无上心地法门，即不必出家为僧，又没有雪山和断臂的苦，如若再不下决心，那不是自甘暴弃吗？

什么叫有恒？有恒就是始终如一，百折不回的意思。学佛人已经下了决心，立愿精进，或为时不久，而精神涣散，或遭遇逆境，而疑虑丛生；就生差别之念。这是什么原因呢？病在无恒。没有恒心则百事无成，何况学佛。虽然有一时的决心，仍是和没有决心相等。当知学佛成道，不是经过九苦九难，不得究竟。象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偶然松放一下，就会前功尽弃。所以决心真修之后，必须无丝毫间断，一往直前。虚空可坏，愿力不移。自然垢净光明，水清月现。那末，有恒无恒，究竟从哪里起来的呢？是在发心的至诚不至诚。凡是有决心而没有恒心的，都是由于一念冲动，不是出于至诚。如果发心出自至诚，确有定见，那就断不至半途而废，所谓“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即有恒，有恒自能见性”。若是不能决心有恒的，都是因为无始以来业力所障，所以应虔诚加诵金刚经、心经以作加行（辅助）。这两部经都是实相般若，有特殊感应的。不仅能消无始以来的业障，还能增长福慧。假使持之有恒，就可明心见性。

禅是诸佛心传，密是诸佛心印。禅密兼修，确是无上法

门，难逢难遇。须要具备无上的决心，至诚的行愿，才可以深入。有倾财尽命的勇气，坚苦卓绝的精神，才有明心见性的希望。因为大舍大得，不舍不得嘛。现在末法时候，菩萨虽乘愿而来，也有隔阴之迷，如若不速急觉悟，恐与众生一同堕落，这不是很危险吗？大家发心精进的，固然很多，间断无恒的，也所不免。假使没有决心和恒心，旋进旋退，终归自误。从前佛在世时，恐比丘懈怠无恒，有一警示的办法，就是教比丘，在生厌怠时，自己摩自己的头。手摩到了头就会感觉到自己落发为僧，为的是了生死。既想到了生死，自然精进心起，厌怠心退。虽千辛万苦，粉身碎骨，亦所不辞。大家在家修行，虽不能摩头自警，但可忆念亲长故旧，或老或少，死去的很多，并默想他们临死时的痛苦情况。同时警觉自己的身体不久也当这样，自然能下决心，自然有恒了。所以说："佛者觉也，觉了即佛。"觉些什么呢？觉一切世法如幻，觉生老病死可怕，觉自身种种烦恼痛苦毕竟难免，乃至世法上一切成败兴亡，都如梦幻泡影，都是促进我们觉悟的好教材。假使能时时借镜，到处都可觉悟，为什么不能有恒呢？

同学们，禅宗现在正是回光返照，日渐衰落的时候，而禅密兼修，也是有时间性的。花只一开，月难再圆，切勿错过这一生难得的机会。六字大明，功德无量，已详载大乘庄严宝王经中。大家若能下决心真修，恒久不变，自有不可思议的受用。同学中，曾得不可思议的感应的很多。须知这些感应，就是诸佛加被。譬如老年父母，仅有一个独生子。他忽然逃失了，好久没有音信，一旦从外归家，做父母的怎不

欢跃爱护呢。然而父母所以爱护逃归的子，不仅仅是为了他们一身有所依靠，而最值得高兴的是有人继承家业，传种接代。诸佛菩萨对真修人慈悲爱护，也正是这样。因此，真修的人应当负荷如来家业，宏扬正法，化度众生。然而化度众生，首先在于具备足够的功德。自己功德不够，眷属还不能化度，怎能化度其他众生呢？所以儒家说："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什么是功德呢？"心地无非"是功，"利他无我"是德；"心正"是功，"行正"是德，六度万行，是大功德；达摩初祖所谓"净智圆妙，体自空寂"，是真功德。这些功德，原是不容易得到的。但只要我们能真修，既具有决心，而又有恒心，大雄无畏，慈悲无我，视一切众生都是未来诸佛，现在活佛，或往劫父母，那末，"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有什么困难呢？

第八座　本法的心念与关节

同学们，禅密兼修法简而易，但心念与关节，最为紧要。若是不在心念上用功，便是心外求法；不明关节，则漫无准的，不知心念微细的相，不但没法精进，且恐中途差错。为什么呢？禅宗见性成佛，密法即凡成圣，都是无上法门。如果不是心念相应，关节明了，怎能深入？现在将本法的心念与关节，略说如次，望大家注意。

密法出现于世，是有不可思议的大事因缘。它是为了使三恶道众生，生三善道，三善道众生，超出三界，速成佛道。修密的，得三密加持，能使地狱猛火变成七宝莲池，无边热恼，当下清凉；以七粒米，普使法界饥虚饿鬼，都得饱

满，离苦得乐。这是我佛摄化众生，救世的妙道，难道仅仅是为了治病祈雨，对慧命没有关系的小术吗？这些不可思议的功德，不是心念相应，具有大德的，又怎能获得呢？所以密宗以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本。禅宗的根本，则是“自心是佛。”怎样才能称做佛呢？离相即佛。六祖说：“禅宗法门，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念无相，就是菩提。菩提发起作用来，就是慈悲。这样说来，禅密两宗都是以菩提心为因，大慈大悲为本。菩提心就是大慈大悲心。禅密兼修，必须具备这些心念，才可相应。

修密法的，全仗佛力加被。想得到佛力加被，必须先发菩提心，视万物为一体，六道如同命，怜悯自他生死的苦，誓愿度尽众生。然后依法精进，决不容许有刹那违背慈悲的心念。精诚所至，自然感动佛天。这样佛力加被一人，就是加被一切，怎么会得不到感应道交呢？如果只知自利，着相妄求，万难相应。禅宗见性成佛，必须以般若智破除一切虚妄的相，以慈悲平等的心念普度一切，然后圆满菩提。若是只知寂坐枯参，不起悲心，怎能与自心佛相应？然而自佛他佛本来不二，相应只在心念罢了。可是说起来并不难，做起来确是很不容易啊。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宿世业习，人各不免，修持的时候，就成障碍。大日经义释略说：“因地菩萨有五种盖障：一是烦恼障，就是根本烦恼，乃至八万四千上中下品，障盖了净心；二是业障，就是过去现在造了很多轻重罪业，业障没有消除，不能入道；三是生障，由于宿业牵累，或病或魔，或身体忙乱无暇，不能精进；四是法障，就是往劫，障法因缘，今生不闻正法，或不能一门深入；五

是所知障，即已遇善知识，以种种知见，两不和合，妨修般若。”由此可知，因地菩萨还有这许多盖障，何况我们凡夫呢？如果不是具有广大的真心，勇猛忏悔，怎能除去一切盖障？所以菩提慈悲的心念，是禅密兼修的根本。

菩提无相，也无可得，学人如若处处着相，处处求得，这样，他的心念不能和无相菩提相应。求福报的，报尽还堕，枉费辛勤；求病愈的，生老病死终不能免。这些着相妄求的人，不要说所求的不一定得到，就是得到了，还将失去。这样，得失扰其心，疑贰摇其信，没有不差别退悔的。只有以无相为本，视一切有相，都是虚妄，那末，得失不足以动其心，困苦不足以馁其志，危难不足以折其气，自然大雄无畏，猛勇直前，至诚不二。自然可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不求得而自得。“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乃至自他不二，平等为怀，视众生的苦痛颠连，跟自己切身所受到的一样，度一切众生，也没有能度所度的心念。这样，乃是即相离相的无相菩提。

修密法虽有一时发神通的，但是神通的事是绝对不可说，不可露的，否则必定招来魔障。为什么呢？因为有意显露，就是着相有求；着相有求，就是自心不净；自心不净，就是自入魔境。自入魔境的，不仅以神通坑害自己，而且一定会影响观听者，抛却自心，同入魔网。这样，就是驱佛弟子作魔眷属，那是罪大恶极，应堕地狱的。楞严经说的五十种阴魔，喜有喜魔，怒有怒魔，甚至着空、着清净，就有空魔、清净魔，这是何等危险啊。所以密法“非人不传”。学密的，必须大德阿阇黎传授。修法时，更须阿阇黎监护。东

密和藏密，还有种种法器仪轨，庄严道场。以至清洁坛场等事，也要亲自整理。这是因为，一则根据密教仪轨，以启发虔诚；一则，收摄心念，以免攀缘外境。应该知道，神通原是我们本性中所十足具备的，不是从外面求得的，只要具大慈大悲的心念，艰苦卓绝，百折不回，那末，至诚所感，自然得大善知识加以启发，等到水清月现，就能证得万法不离自心。

假使不发大心，只是依样葫芦，着相求得，即使稍有感应，还是心外之玄。若是作为圣解，便入魔道。至于大家修法，各有感应，这都是由于大家发心真切，所以得到佛力加被，坚固你们的信心，促使你们的精进。对于这种感应，不作圣解，就是好境界。所以慧明曾在语录上说，我们在坐中所见境界，不应着境生心，以不喜不惧，不取不舍为正义。现在有一偈：

执相心着魔，离相心自在；

一切平等观，无取亦无舍。

禅密兼修是方便法门，开门见山，不从渐入，不重事相，也不偏谈理论，下手即在心念上用功。心念清净了，就能生菩提，就能超凡入圣。要是心念不清净，就会起惑造业，这样就是凡夫。“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所以凡和圣的区分，只在心念罢了。但其中具有关节过程，不可不知。

禅宗参话头和密法持真言，虽有自力佛力的不同，但是自他不二，同是不可说，同是把它来锁住一切妄念。真言功用，更不可思议。所以本法只持六字真言，不用话头。就是

用这个真言，破除一切妄念种子。等到知见不生，妄念已净，自然真心现前，自佛他佛一体相应。

所谓关节，参禅一般分为三关，就是初关重关牢关。本法也有三关。什么是初关呢？学人持诵真言，持到万念归一，不起二念，叫做透初关，但透过这一关，还只是似石压草，还不是究竟。什么是二关呢？真言持到持而不持，不持而持，是谁在持，自己也不知道，乃至同时好似有二人同持，这是三昧现前，也叫透二关。什么是三关呢？真言持到真、妄、法三者都不知道，深入三昧，而得离持正定，一无所有，即证实相，一切具足，名透三关。以前参禅的，透一二关的是有的，透三关的就很难。这些关节过程，关系很大，要是不明了，就会莫辨浅深，容易蹈"未得谓得，未证谓证"的危险。一般修禅的往往一句自心佛，成为口头禅，于是蹈入上述的危险，所谓十人九差路。而修密的争奇炫异，相上求相，也都不是究竟。

禅密兼修的心念与关节，归纳起来不出三种：一是破妄，二是显真，三是真妄不二。三密加持，就是破妄。真言持至一无所得，就是显真。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就是真妄不二。禅密兼修的，能根据这三种，在心念上用功，透过关节，自然破妄显真，乃至真妄不二。

第九座　烦恼与菩提

同学们，怎么叫烦恼与菩提？因为烦恼与菩提不出一心。烦恼的事，确是修行人证悟菩提必有的过程。现在来约略谈一谈。

烦恼菩提，含有二义：一是火中生莲义，二是转识成智义。

什么是火中生莲义呢？火比喻烦恼，莲比喻菩提。烦恼是苦，菩提是乐。学佛人要由苦得乐，须于烦恼火宅之中，生出红莲，才为究竟。为什么呢？火有毁灭的威力，不实的物质，一经火焰的烧炙，没有不随它而化为灰烬的。火也有锻炼的功力，坚真的物质，受它的熔冶，就成为金刚不坏之体，不但不被一切所破，而且能破一切。修行人须于烦恼火宅中，磨砺陶熔，借烦恼为促进发心的善缘，以困苦为锻炼身心的炉灶。这样用功，才能成为法器。假使没有烦恼磨炼，不但难发大心，即使稍为有些成就，一遇环境逼迫，就随境而转。象二祖的立雪断臂，六祖的卖柴舂米，憨山的为法入狱，乃至或行乞执役，或燃指烧身，或舍身饲虎，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没有不是从艰难险阻中磨砺而来的，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说："道在苦中求"。而且学佛乃是逆行返本的事，不逆行，怎能返本？逆行之道，不独学佛是这样，一切事事物物，都没有不是这样的。就象剑不磨则不利，玉不琢不成器。天没有秋杀冬藏的逆行，怎能成春生夏长之荣呢？人没有坚苦卓绝的逆行，怎能创济世利人的功业呢？舜没有父顽母嚣象傲的逆境，怎能成其大孝的名呢？禹没有洪水鲧殛的逆境，怎能成其治水的功勋呢？可知烦恼的火，就是菩提的因。这就是火中生莲的真义。

怎么叫转识成智义呢？着相分别为识，即相离相为智。识就是烦恼，智就是菩提。为什么呢？因为烦恼由无明业识

而生，菩提由清净慈悲而长。但是识与智，非一非二，并不是二件事。（也不是一个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识是妄，智是真，离真没有妄，离妄没有真。众生迷真逐妄，就生起烦恼，烦恼越深，离真越远。若能发心真切，磨砺功深，那末，忽然认识到妄是幻的，进而不离于幻，即幻为真，进而不着于真，当下清凉，识就成智了。因为世间苦乐，原来没有自性，说苦说乐，都由业识妄心自加分别。所以，你认为是苦，就成为苦，认为是乐就成为乐。就象名利场中趋承奔走，热中于名利的人认为是乐，而清高之士则认为是苦；舞榭歌场，灯红酒绿，束身自好之士认为是苦，而荒唐游乐的人则认为是乐。所以寒山逍遥岩阿，食滤渣馊饭象是无上美味，拾得执薪厨下，日以笑语为乐；南岳思禅师因病识幻，顿转轻安；乃至颜子箪瓢陋巷，旁人不堪其忧，而颜子不改其乐。可知烦恼与菩提，都出自一心，它们俩本来没有自性。并不是烦恼生成是烦恼，菩提生成是菩提，二者绝对不能转移的。能转烦恼为菩提，就是转识成智义。

大家既然明白了烦恼与菩提的意义，就应当不畏苦，不怕难，要在苦中难中，寻得快乐，这样的快乐才是真乐。世人所以畏难苟安，畏苦趋乐，都是因为被识障住了智慧。苦是能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自然不至于认苦着苦。认乐着乐。话虽这样说，但如果不从苦难中，一件一件磨炼透过，那末，苦来还是着苦，乐来还是着乐，业识仍旧难以破除，怎能转识成智呢？不能转识成智，怎能火中生莲呢？由此可知，火中生莲，与转识成智两义，互相为用，才是烦恼与菩提的真义。学佛人应当把这二种意义，作为座右铭，

敬置在案头，时时用以自勉。

同学们，既然明白了这个意义，切勿随便将烦恼与菩提一语，当作“烦恼即是菩提”来解释。如果这样来作解，就是自误。为什么？因为烦恼是苦，菩提是乐，苦不是乐嘛。烦恼是暗，菩提是明，暗不是明嘛。烦恼是业识妄心，菩提是清净真心，妄不是真嘛。一般口头禅者，多半借“烦恼即是菩提”一语，以为一悟即了，就贡高我慢，不愿事修。实不知没有到大彻大悟的时候，怎能轻言“即妄即真”，“等烦恼于菩提”这些大话呢？所以初学佛人，万不可说“烦恼即是菩提”，只可说，没有烦恼不成菩提。

为什么？菩提是觉心，烦恼是启发觉心的善知识。因为人生梦梦，象处在暗室里一样，只有处于暗，才能生求明的心；只因有烦恼所以能生厌离烦恼的心。释迦佛当日，因见生老病死苦，才立下了：“不断八苦，不回王宫；不成正觉，不转法轮”的大愿。后来更经历五年访道，六年雪山一麻一麦的苦，才得圆满菩提。可是众生日在生死烦恼苦海之中，执迷不悟，不但不能认烦恼为善知识，而且在烦恼中制造烦恼。那些稍有觉悟的人，又不知火里生莲，转识成智的妙义，但种有漏的因，贪求来生福报。殊不知福报足以障菩提。为什么？福大业也大，业大障就深。业大障深，离菩提就更远。所以不说“福报菩提”，而说“烦恼菩提”。六祖说：“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拟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在。”这就是福报障菩提的深意。

学佛人并不是要完全抛却福报，但须知福报是前世有漏善因所得来，福报享尽了还是要退堕的。所以应该有福报不

作福报想。所谓不作福报想，就是不作自已享受想，转而置于宏法利生，作成人成物之用。这样，福报大的，功德也大。如果只求自已享受，一旦善报已尽，恶报就会到来，那时就追悔不及了，与其享有限的福报，而受无穷的恶报，为什么不依照“利他无我”的教导，切实弘法利生，早登觉岸呢？

学佛人眼光要远，心量要大，不可贪求小利，不可故步自封。须知不能大舍，就不能大得。不能大苦，就不能大乐。大觉世尊是由大舍大苦中得来的。所以儒家也说：“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可见不但学佛是这样，就是世法中要想担负起大任的，也必须经历如许烦恼。不独负大任者是这样，就是小如一名之显，一技之成，乃至科学上一切发明，都不是久经磨炼，深研苦思，不能成功。俗语说：“国乱出忠臣，家贫出孝子，严师出高徒，茅屋出公卿。”这都说明由苦得乐的道理，因此说，烦恼菩提。望大家认清这一点。凡事要逆来顺受。逆顺不二，就是至诚。所谓“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不但化烦恼为菩提，且能化度一切了。

第十座　三世因果

同学们，学佛的根本要明因果。因果的道理，丝毫不爽。不独善恶报应逃不出因果的定律，就是宇宙间万象森罗，都不出因果。佛说了无量法门，就是说明因果的道理。世上一切兴衰存亡，就是证明因果的事实。迷人不明这个道

理，往往一闻因果二字，不是鄙为迷信虚诞，便认作是神妙难知。于是鄙为迷信的，拨无因果，说因果是不存在的，认作难知的，就任意违背因果。由于这样，就使佛法不得昌盛而世道人心也日趋浇漓，真使人慨叹。

因果二字，道理是很明显的，以天时论，日出日没为因，昼夜为果；寒冷为因，霜雪为果。以人事论，内伤外感为因，疾病为果；求学为因，知识为果；勤俭为因，富裕为果；奢惰为因，贫困为果；就科学论，在物理则冷热为因，缩涨为果；在化学，则一氧二氢为因，成水为果。在数学则乘除为因，积商为果；乃至“爱人者人恒爱之，杀人者人恒杀之，没有一件事不是因果的现象，怎么能说是迷信呢？又有哪些晦昧难知呢？事实上，我们是无时无刻不在因果律中生活，只不过自身梦梦不觉罢了。但是因果之理，虽显而微，虽纯而杂。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只就一事一物来说，因果是单纯而明显的，象上面所举的天时、人事、科学等类。但如果就人生善恶来说，那末因果因缘，相互而生，细微复杂，循环无端，不是明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果，就不能深知它发生的来龙去脑。

现在拿瓜来作为比喻。瓜子比作因，以瓜比作果。现在的瓜是产生于过去的子，而现在的子，又生未来的瓜。这说明现在的果，生于过去的因，而现在的因，又生未来的果。人生因果，也是这样。但是同一瓜子，分播到各地，而得瓜的时候，为什么有好坏迟早大小甜淡的区别呢？这是因为有缘的关系。缘助因生，因赖缘现，因缘不同，果就不同了，如同一种子，已潜伏优劣的因，优的因好果也好，劣的因坏果也

坏。这是单纯的因果。于播种时，种优而肥料多，则好因又遇好缘，所以结成好果。种优而肥料少，则因好而遇坏缘，果就不同。若是种劣肥料多，则坏因得好缘，果也较好。反之，如果是坏因坏缘，那末，所产生的果必然更坏。至于气候的各异，耘锄有差别，以及灌溉的勤怠，在在都影响因果的变迁。总之，由因而果，必待于缘。缘的差别，又是很大。所以因果一事，显而微，纯而杂，很不容易知道它的全面。

仅就瓜果之微，因因果果尚且不容易知道，何况人生的因果，几微庞杂，岂肉眼凡夫所能窥其端倪？迷人不能觉察，只以现世的成败得失，来衡量因果。他们看到善者得恶报，恶者得善报，强者结果还是强，弱者结果还是弱，乃至近年以来，水旱等灾，乡中贫苦忠厚的人，遭受灾难的反而多，而都市富贵逸乐之辈，受灾的反而少。于是就疑因果无凭，这岂不是绝大的愚迷呢？须知因果通于三世，善人善报，恶人恶报，乃单纯的因果。善人恶报，恶人善报，乃复杂的因果。善人得恶报，是由于过去世恶因今生先熟，今生虽善，而没有极大功德，过去世的恶因，不可避免，所以遭受恶报。但是今生的善因，仍然结来生的善果。恶人得善报，是由于过去世善因今生先熟，今生虽恶，而不是罪大恶极，过去世善因，不可没灭，所以得受善报。但是今生的恶因，仍将结来生的恶果。又有一世而前后善恶的报应不同的，也是因为往世今生善恶不同的因缘，所以有不同的果报。强者弱者，也是同样的道理。乡间受苦的人，是因为他们在前生种了恶因，所以今生在乡间身受贫苦，或更遭灾劫。但今生有忠

厚勤劳的习惯的，就种了来生的善因。都市逸乐的人，是因为他们在前生种了善因，所以今生得在都市享受较优的福报，或更免于灾劫。但今生有骄奢淫佚的恶习的，就种了来生的恶因。所谓“作善降祥，作恶降殃；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这些因果循环的事，与种瓜得瓜的因果因缘，优劣肥瘦，完全是相同的。

例如史籍所载，白起坑卒，而久沦地狱受苦，乃转身为江南陈氏女（见夷坚志），复堕蜈蚣（见群谈采馀）。吕后鸩杀赵王如意，而如意祟伤其腋以致死（见史记吕后本纪）。曹操躬行篡逆，一生负人，累世变猪(见前人笔记)。安禄山篡唐，杀其子孙，而盲目病疽，复为史思明所篡（见唐书逆臣传）。袁盎谮杀晁错，盎十世为高僧，转为悟达国师时，错化人面疮以祟之(见高僧传)。吕蒙正默求护持佛法之子孙，其后三世为相，而崇信佛法（见金汤篇）。郗夫人以瞋妬而坠于蟒（见高僧传。）王华（阳明先生之父）拒美色而大魁天下(见渊鉴类函)。羊祜前身为李氏子(见晋书羊祜传。）史可法为文天祥再生（见史可法传）。历史上这样的记载，述不胜述，而近年因果报应的事实，更为明显。三世因果，历历可据，怎么可以说是没有呢？

大家当知，因果关系不独事实昭著的，丝毫不爽。就是一念之间，因果已经具备。古德说：“念佛即佛，念魔即魔。”又说“一念成佛”。从相反方面来说，则一念成魔。古来修行人，因一念而坠落的，不知多少，世法上以一念而折损福报，或一念而转危为安的，更不知凡几。就以同道们的修持而论，修持深的，偶一动念，念头不净，或稍生厌怠，

即时就能受报。轻的座上奇痛，重则生病，或生其他枝节。若是能至诚忏悔，就可立归平静。这是什么缘故呢？“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嘛。也就是所谓“因生果生，因灭果灭”啊。凡是修持深的，心念较初修的为清净，偶然有一念不净，那这一念，就会即因即果，（立刻种因，立刻成果）象无线电的广播，遍满虚空，八识田中。因果立刻具备。所以感应有这样的迅速。

我们既知因果不坏，就当在存心动念，应事接物的时候，处处要在因上用功。不起恶念，不作邪事，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才算是真明因果的人。假使口善心恶，言不顾行，行不顾言，不但神明难欺，而自身因果，怎能幸免？因一念恶因，已种恶果，自己造因，自受果报，何必等待神明的赏罚？可是世人梦梦，贪瞋疑妄，徒然逞一时的快意；瞒心昧己，不顾后患即将到来。及至恶果成熟，又怨天尤人，更加颠倒，恶果之上，又种恶因。恶报无穷，实可悲叹。所以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菩萨为什么畏因呢？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因，就有这样的果。众生为什么畏果呢？因为他不明白这样的果是产生于这样的因的。所以因就是果，果就是因，必须在因上多加小心。

同学们，学佛人不但要明因果，而且要转因果。怎么转呢？从因上转。因能转动，果也随着因而转动了。所谓“五八六七果因转”。“转烦恼为菩提”，“转八识成四智”，都须从因上着手。六识造业，转六识则念念自觉，不但不造恶因，且至诚忏悔往昔今生的罪过。七识执我，转七识则不但无我，且能本着大愿大行以利济他人。这样，就能业障日

消，功德日进，所有烦恼恶因都转成菩提善果。同时，对于共业因果，也应发心转动。就象连年天灾人祸，乃是众生共业造成，应当以身作则，以己的止恶行善，普劝世人止恶行善，共转恶因为善因，转恶果为善果。这样存心，才是如来的弟子。

大家当知，一切善恶因果的源头，起于心念。所以念凡就成为凡，念圣就成为圣，所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人生为善恶，果报还如此。”心念因果，不是很广大吗？大家修习这一心地法门，不但要明白因果的利害，且应彻底转动自心因果，才可了脱生死。因此，慧明在语录上说：“佛法是因果录，是了生死的法门。”

第十一座 事与理

同学们，佛法事有与理的区别。讲习经论的，叫做理；依法修持的，叫做事。“心即是佛”一语，也有事与理的区分，学人务须认识明白。然事理本来不二，必须依理透事，因事显理。到了事理一如，则即事即理，才可说是“心即是佛”。如果贸贸然说一句“心即是佛”，那末，这是事上的佛呢？还是理上的佛呢？若是事上的佛，则当实行佛道，于事上证明；不在事上证明，则仍是理上的佛，那不过是一种空空洞洞的理想罢了。

禅宗古德大慈大悲，恐学人在理上错寻，徒增知见，于是斩钉截铁将一切理论打破，不许看经，不许讲教。这无非教人专从事上去透；事上透过，才可明心。释迦佛在华严会上，说一真法界、缘起无尽的道理，就隐寓“心即是佛”的

意义。可是小根器的，见了如同不见，闻了如同不闻，于是方便转说小乘，再由小乘引向大乘，慢慢引到心上去，再说般若，破一切理障事障。最后在法华会上，会三乘归于一乘，更以一乘不二的道理，来说明心就是佛的真理。佛的权巧方便，总不外要人认识“心即是佛”，教人破除一切执着。当知三藏十二部经论，八万四千种法门，都是理。所以一切经教，都叫做教理。如若不依教理的指导修成事，那末，要这些经教又有什么用呢？若能由事显理，又何必执着这些经教呢？因此，禅宗古德不许看经，乃至呵佛骂祖，便是这个道理。不然的话，不讲经教，甚至呵骂，岂不是谤佛毁法，还能算是佛法吗？只因凡夫贪爱执着，一着经教，就生种种理障。执理越深，离事越远。所以杜绝知见，专在事上用功。事透而理自全，自然能悟自心佛了。

禅宗“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这八个字，最为紧要。试思道断心灭，是什么样的境界，那还有理可说么？古人忠实笃诚，信师真切，但依师言去行，不再穷究道理，所以见性很快。后人疑妄太重，又爱讲理，理多障更多，欲求解脱，反至障上加障，缚上加缚，怎不大可悲叹。

同学们，学佛须具有大智慧。智慧大的，便知禅宗彻底，一针见血。智慧小的，不明权实的道理，执着“法门无量誓愿学”，这句话，于是东摸西摸，不在自心上用功。殊不知自心法门本来无量，一切法门不出自心。既是一切法不出自心，那末，又何必劳我佛广说一切经教呢？只因为众生舍本逐末，背觉合尘，以致虚生浪死，昧却本心。所以佛说种种法，对治众生种种妄心。这无非引其返妄归真，见自心

佛。若是大根大智的人，一闻千悟，顿息狂心，一发菩提，便成正觉，与三世诸佛同一鼻孔出气。这样，一切经教全在此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又何必向外驰求呢？古德说："佛说一切法，为治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可见一切法，都是佛的方便语。金刚经说："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又说："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学佛人若能明了这个道理，自然不向心外求法，再增理障了。

或者有人说，经乃佛说，修行人离开经教，还能说是佛法吗？殊不知，佛理高深，不易明了，仅仅依文解义，不免认指作月。即使能离开文字了解义理，也只是属于空理，好像饥人说食，不能饱腹。所以楞严经上，佛告阿难说："汝虽历劫忆持如来秘密妙严，不如一日修无漏业。"禅宗话语，一针见血，毫无迂回游移的地方。古德多有依师一言启悟的。师父说："心即是佛"，便信心即是佛；师父说："心不可得"，便信心不可得。信师真切，疑妄消除，所以能于言下便悟。这就是以心传心的实际受用。后来人心渐离纯朴，于是改参话头。学人但依师所授一句无理可讲的话头，行住坐卧去念去参。不但看经要被罚打香板，就是离开师授本参话头，也要打香板。参到山穷水尽，一旦豁然贯通，就悟自心是佛。所有事理，无不透彻。到此地步，有什么经教不可看，有什么理障可产生呢？

同学们，三世诸佛都持密成就。但密法更重事修，不重理论。如大日经金刚顶经，都重事修。其他密法经典，也是这样，且有种种仪轨，庄严道场，那目的是要学人生敬起

信，从事摄心归一。密法最重金刚上师，只依上师口传，没有意义。而且同一密咒，上师所传的音，每有不同。学人则当各依其师所传的音，才有感应。音虽不同，可是感应是一样的。这样，还有理可讲吗？

如上所述，可知禅密两宗，都重事，而不执理。只依人，而不依法。慧明以前说，依法不依人，乃自愧功德不够，恐增我慢，实在说来，学禅学密是只重师传，一切不疑，才有受用。

语云："事障障凡夫，理障障菩萨。"要知道，理障是障因地的菩萨，若是果地菩萨，决不为理所障。如六祖听到五祖传经便悟，那理又怎能障碍悟门呢？古德悟道的，都不为理所障。

因为透事障以理，透理障以事，不能理事一如，怎能称为菩萨？我们学佛，对于一切法门，事先应审慎研究，看它的道路对不对，不可盲从，这是要紧的。如果道路对，便当一门深入，依法修行，再不要执理了。

同学们，佛学与世法有区别，但也有相同而没有分别的地方。怎么有分别呢？有重知见与不重知见之别。世法重知见。所谓多见多闻，参研愈多，愈称渊博。但知见多，则分别心重，而人我见深，乃至争斗更剧烈，学说之争，名利之争，没有不是从这里生起的。佛法首先在破除知见，因为世智辨聪是八难之一。有了知见入道最难，障道最严重。所以要忘机歇见"。机忘见歇，则理障事障一并破除，无碍自在。所以说，世法和佛法是有分别的。

怎么说是没有分别的呢？重事重行没有分别。世法读

书讲学，重在能得实用。如果抱着死书本，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纵然博古通今，但究竟无关实际。过去伟大人物能利国利民的，没有一个不是从身体力行得来的，只凭口头理论怎么可以获得丰功伟业呢？佛法信愿行，六度万行，也须从事上去行，才有受用。至于顺逆自在，烦恼不生。更不是从事上实行不能得到。所以说，世法和佛法是没有分别的，

佛法真理，觅心尚不可得，世知世见又怎能了解呢？例如，他人打我骂我，凡夫认他是冤家，学佛人认他是善知识；贫苦病厄，凡夫认为是坏事，学佛人认为是好事；名利恭敬，凡夫认为是好，而学佛人认为是坏。因为凡夫不明因果的关系，只凭眼前是非，为恩怨好坏；佛法根据因果循环的理，视一切平等。在学佛人看来，打我骂我可消宿业；贫苦病厄，可生菩提，名利恭敬能障菩提。所以说，好就是坏，坏就是好。诸如此类，佛法与世法对事物的看法，竟是这样的相反，还能执着讲理吗？若要讲理，须依佛理去讲，才是真理。

禅密兼修，不执理，专重事。从事透理，理没有不完全的。果能依法修行，事事慈悲，念念清净，那又有什么理不具备呢？若是执着空头的理论，而放弃了事行，那理也就变成画饼了。即使博通教理，口若悬河，可是说的是一套，行的又是一套，我执烦恼有增无减，理又在什么地方呢？所以事理不二，是以事透理，不是以理概括一切事的。望大家注意！

第十二座　大乘小乘与净土

同学们，佛法法法平等，都有功德，本来没有大乘小乘的分别。如来设教，对症下药，以众生业识不同，心量就有大小，接受的能力也有差别，所以方便导引，说小说大，其实归元无二，所指归的只有一个目的地。不过净土法门，是普遍照顾到上中下三根，不管钝根利根都被摄收，可使贤圣凡愚都到达觉悟的彼岸。是一个超胜的法门。因为净土以"阿弥陀佛"四字为真经，所谓"一句弥陀法中王"。净土法门，既然这样特殊优胜，如来为什么更立八万四千法门呢？当知众生根器不同，因缘各异，假使没有多门的方便，怎能普遍摄受众生呢？但是应该知道，一切法都是从净土法界流出，又回到净土法海的。到归元时，没有一法可得。至于佛所说的西方，是以日作为比喻。因为日出于东，而没于西。以西方极乐，比喻人生归宿之处。所以修行人圆寂，叫做归西。其实，净土周遍法界，无边无际，哪里有东西方位？不过众生根有利钝，佛对心量大的利根人就说大乘，对心量小的钝根人便说小乘，对不明自心，贪求外佛的，因病下药，所以说西方净土，以妄遣妄。实在说起来，一切法门是不离自心的。所以究竟净土，就在自心。心净土也净，心秽土也秽。修习一切法门，都能净心，不一定要专修净土法门，才归净土，所谓"一切即一"嘛。

同学们，自心净土外，究竟还有西方净土吗？当知确实是有的。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三经中都说西方净土依正庄严的事，历历如绘。还有，各大乘经论，也

都赞扬净土。诸佛菩萨绝对不会妄语，我们应当深信不疑。但须知西方净土是唯心所现，自心不净，那么，西方净土，远隔十万亿佛土，怎能到达。如果自心能净，那末西方净土，不隔毫端，举念即至。所以自心能净，则自心净土，就是西方佛土。古德说："念佛念心，心念佛。"足见"佛即是心，心即是佛。"念佛就是念心，念心就是念佛。假使执着要生西方，那是偏执方位，迷失本心。那末，既然是这样，还有生西的事实吗？须知"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所以古德临终，大都念佛，并不是执着求生西方，而是为了念佛即佛。

净土法门，有四种修持法：一持名念佛，二观像念佛，三观想念佛，四实相念佛。一般修净土法门的，多习持名一种。持名果能持至一心不乱时，就能千修千人去，确有西方可生，所以持名念佛的人，要真信切愿，念到临终时，没有其他念头，只此念佛一念，就能感得阿弥陀佛前来接引，绝对可以生西。还有的人平时不知念佛，而临终时，因往劫善根暴发，忽然能念，也能生西。但一般生西的，都是带业往生。什么叫带业呢！不但往劫今生没有了脱的业，就是这念佛一念没有净，也叫做业。为什么说，念佛也是业呢？因为"有念皆妄"，"有念非净"，只要有一念存在，不管是净是秽，那都是业。所以修净土的，叫做修净业。凡带业生西的，既生西后，还须再加修持。如若平日口虽称念而心相违的，只种善根罢了，是不能生西的。为什么？因为平日不是真心念佛，临终百感交集，此时心中不起佛念，不能念佛了。世人念佛的很多，而生西的极少，就是这个缘故。

关于观像观想，那是以境摄心的方便法，还是不究竟的。为什么？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只有悟得无生，乃证实相，证到实相，才为究竟。实相无相，又怎么观，怎么想呢？惟有实相念佛，不着土相，不着佛相，不着念相。"念佛即佛"，就是实相念佛。到了念而不念，不念而念，就是念佛三昧。念到能念的我，所念的佛，一无所有，则能所双忘，实相现前，不待弥陀接引，就证无相菩提。

依据上面所说，学佛人为什么不舍小趣大呢？怎么叫小大呢？念佛只求生西的为小，实相念佛的为大。念佛本来是一种方法，然一求生西，就属有相。有相就有所住，有住就有限量。有限量所以叫小。实相念佛，念到离念真心全体显露，就证实相。实相无相，无量无边，所以叫大。而且带业生西的，仍当回入娑婆，行菩萨道，而实相念佛的，念佛即佛，即身是佛，即行佛道，岂不殊胜？虽然这样，但实相念佛，境界太高。机不相应的，可多诵金刚经，就能悟得实相念佛。为什么？这部经是实相般若，足以熏发人们的般若种子，便可破相见性。否则，可在持名、观像、观想、三法之中，择一修持，心念不二，当能生西。在这末法时代，无论什么人能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圣号，就可种善根，功德无量。

同学们，学佛究竟的目的在求净心，一切法门都可净心，一切法门都是念佛法门。为什么？因为一切法门都可成佛道。还有，一切法门都是禅。为什么？禅重自心，一切法门要是不了自心，终于不能成就，因为心外是没有一切法

的。如净土法门，持名持至一心不乱，这时候的境界，难道不是禅吗？观经说："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这不是禅又是什么呢？实相念佛，到了三昧现前时，就入正定。那又不是禅吗？所以大集经偈说："若人但念弥陀佛，是名无上深妙禅。"既然说是念佛，为什么又叫深妙禅呢？可见念佛就是禅。还有，净土与密法也是没有差别的。为什么？"阿弥陀佛"四字，就是一切经的总持。总持就是密咒的意思。念阿弥陀佛，要是不着土想，不作佛想，就等于持密咒。又净土法门的持名、观像、观想，与密法初机时的持咒观想没有差异。净土法门的实相念佛，能所双忘，与密法的般若也是相同。不过，修密的，依次渐入，而修净的，于四种念佛法门中，各择一门专修罢了。由此可见，禅就是净，净就是密，所谓三而一，一而三，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有什么可分别呢？后人或有不明这等理趣，专于假名上，强分门户，互争大小，这都是着相自缚。其实，佛法究竟，没有大小，不可言说。一切有说，都归一乘。因为念佛念到三昧现前，参禅参到话头尽处，修密修到三密一如，归元无二，都是净心罢了。

佛法多门，然同以持戒为重。戒的品类虽多，不外身戒心戒两种，就是戒身不要妄动，戒心不要妄想。无论大乘小乘，能持戒的，都是佛法，不能持戒的，都不是佛法。不过大乘小乘的戒律，各有所重。修大乘的，每因恒顺一切，随缘利他，所以重在心戒。修小乘的，因守护如来家业，四威仪中必须清净庄严，使世人敬重佛法，所以重在身戒。至于根本五戒杀盗淫妄酒，无论大乘、小乘都要持守，居士持守

的更为普遍。凡是能真心持守的，不但很有功德，而且能引起他人信仰佛法。假使受而不守，不独自招毁戒的罪，而反引起世人疑谤佛法，乃至影响一般学佛者的信仰。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知道，能持戒的，学大乘的有益，学小乘的也有助益；不持戒的，学大学小，不但都无是处，而且必遭堕落。我们所学心地法门，就是大乘无相法门，必须持"心地无非"的戒。否则，不但堕落，而且即身着魔。

还有，小乘身戒，偏重于相；大乘心戒，不住于相。偏重于相的易见，不住于相的难知。正因为难知，更应当"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在人家见不到，听不到的地方也要小心谨慎，恐怕犯戒。所以此较偏重于相的。其难易是不可以道理计的了。

以上所说身心戒品，虽有难易之分，而持戒的功德是一样的。因此，只宜互相赞叹，而不应该互相毁伤。维摩经说："自守己戒，勿讥彼缺。"这样，才符合佛法圆融的宗旨。可是有的学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或有分门别户，交相诋毁的事，实可叹惜。

就象吃素一事，学大乘人，说小乘人吃素是着相；学小乘人，说大乘人不断荤，是违背佛法，纷纷责难。当知吃素是养成慈悲的心，又能舍口腹的爱好，确有功德。然而不住相的大乘人，以行菩萨道为本，假使限于素食，怎能依"四摄法"，起"利行"、"同事"的作用呢？况且佛制也准许方便食三净肉，难道断荤不断荤，就可以断定是佛法不是佛法吗？

又如断淫一事，本是学佛人最重要的戒律。小乘菩萨终

身断淫，固然是了生死的根本，而大乘菩萨“心不住相，亦不离相。”只断邪淫，不必断尽正淫。为什么呢？因为菩萨应机示现，混俗和光，才能普遍摄受一般众生。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应运入世，都是菩萨。末法时代，娼门屠户都有菩萨示现。不过，菩萨不坠邪见，杀盗淫妄必定因为救世利生而发。如来当日，也示有妻有子，那就是显示正见。如果举世断淫，菩萨怎能入世，怎能达成众生不尽，我不尽的愿呢？菩萨留惑润生，就是这个缘故。而且菩萨所示现的种种逆行，岂凡夫所能测知。就以这六字大明咒来说，原来是除盖障菩萨的殷勤求觅，而为一犯戒行，而且有妻子的法师所传。（载在大乘庄严宝王经中）。还有，圆觉经中，如来答弥勒菩萨回入尘劳、有几种方便的请问，明明说：“以大悲方便入世，示现种种形相，逆顺境界与其同事。”又答普觉菩萨’“末法众生求何等人？依何等法？”的请问。如来说：“求正知正见人，心不住相，不着声闻缘觉境界，虽现尘劳，心恒清净，示诸有过，赞叹梵行。”又说：“示现种种过患，心无憍慢，况复搏财妻子。”可见修大乘佛法，不可着相。

然而菩萨虽现逆行，但都是有事无心。如果心不清净，别有企图，藉口“不着相,示逆行”，来掩盖他的短处，自己吹捧自己是大乘菩萨，修的是大乘法门，这种人确是邪见，必坠阿鼻地狱，因为因果规律是不会放过他的。

佛法固然重解悟，但尤其重行和证。不修行就不能取证，所以六祖说：“见闻转诵是小乘。”因为只求多闻，徒然增加知见，见了事事物物就动念，遇到境界就生心，所以

说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因为佛法意义很深，不容易理解，能悟解的，也有功德。但不能依法修证，所以说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因为法法平等，本来没有大小，一切法都以修行为本，凡是能依法修行，始终不渝，一定能获得成就，所以说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具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因为这样便是即相离相，实相无相，所以不染着，也无所得。无相无得，也叫做真得。通万法，亦备万法，无可言说，惟证方知，所以说是最上乘。在这四乘中，前三乘虽有言说，但也不是亲证的不能真知。所以依法修行，是学佛人的根本。如若受法不修行，或修行不依法，都难以取证，必将丝毫没有成就。

学佛人无论修习那一宗派，都是佛弟子。自己不依本法切实去修，埋头去行，一味互相责难，分别大小，这是佛教中的败类，由于他们颠倒是非，所以佛法衰败至此。须知佛法本来无诤，"诤即失道意"。失道意，就是违背佛旨，破坏佛法，这岂是佛弟子所应做的？

佛门弟子，若是想使佛法昌盛，就应除去门户之诤，各依各法，各持各戒，无论身戒心戒，但能持守，就是正道，不能持守，就不是正道。六祖说："欲身见真道，行正即是道。"古人造这个"正"字，从一从止，包含着教化的意义。依佛法说，"一切法门皆归不二"，止于一则正，有二就是不正。言行不二则为一，言行不一则为二。正要心正，貌正心不正，还不能算是真佛弟子。如果自心能正，就能好坏平等，既是平等，那末，赞我也好，谤我也好，一律平等看待，又何必计较呢？佛在世时，尚且有人毁谤，何况

我们后人呢？而且谤可消业，何必自生烦恼。谤有二种：一故意谤，二无意谤。故意谤人的，另有作用，可不必论。无意谤人的，因认理不明，更不必计较。我们修心地法门，以“利他无我”为心愿，于谤有什么交涉？况密法根本原则。就是以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本。明白了这一道理，对于一切谤语，当看作甘露一样。

同学们，佛说四乘，何尝有四。所谓“一路涅槃门”，并没有大小之分。所以法华经，开权显实，撇开权宜之教，显示实际理体。这是佛亲口宣说的。他说，法只一乘，无二无三。而且四大声闻，同受佛记，更可确知没有大小之别了。六祖说，乘就是行。心量大的，则大行，心量小的，即小行。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穷达二字，不一定作下位上位解释。穷的是心穷，心穷量就小；达的是心达，心达量就大。如来于鹿苑说法后，看见许多声闻们心量太小，还是执着于相，所以教他们到维摩居士的丈室受呵责，使他们心量变大，发起大行。

由此可知，并不是修大乘法的，就是大乘，必须智慧大、心量大、愿行大、功德大，一切不着相，才能算是大乘。如果修的是大乘法，而智慧小，心量小、愿行小、功德小，处处好着相，那仍是小乘。怎样叫做大呢？“心地无非”，则体大，“利他无我”，则用大。大家根据这两句关于体用怎样扩大的说明，切实去行，而不着行相，才不愧学这心地法门了。但是究竟应向什么地方去行呢？应该在世出世法上去行。六祖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由于大家是经过多劫修持的，所以能

学这个无相心地法门，这是很难得到的，殊胜因缘，希望不要因循错过，也不要分别大小。慧明已在语录上说过："无分别智，即胜智。"

第十三座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同学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两句经，是金刚经中最紧要的关节。现在简略地跟大家说说：金刚经是实相般若，佛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可以开学人的大智慧。然而全部金刚经，都是破相显体的，只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两句，乃是体用并显。什么是体用呢？"应无所住"是体，"而生其心"是用。虽然说的是两句，可是用离不开体，体离不开用。"应无所住"，既不着有；"而生其心"，也不落无，这就是金刚经本旨。所以六祖听到了这二句话，就立时悟道。然而六祖为什么能一闻便悟呢？当知六祖乃肉身菩萨，早已见性。这怎么能知道呢？试看六祖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看了这一偈语，知六祖已悟无住本性的体，只有还没有明了生心起用的妙处。所以叫他三更入室。等到传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二句时，六祖就大悟体用不二的道理。后来就依据这个道理教化学人，大振宗风。可见这两句经，非常重要。望大家特别注意！

"应无所住"。就是一切不住着。若能一切不住，就是实相境界。既然了悟到实相无相，一无所得，那还有什么我执、烦恼、生死、无明可住呢？若是执着"无住"又落于偏空。为什么？当知真空不空。什么叫不空？真空是空寂灵

知的，在起用时自然能见到不空，见到本具的万法，本具的万德。那末，“用”是从什么地方起的呢？依般若智而生其心，就是起用。怎样“生心”呢？就是生我们本具的妙明真心，就是生悲愿无尽的菩萨心、菩提心、悲慈心、平等心、利他无我心，这种种心，都是无所住而生的心，便是真心、清净心、也就是佛心。而众生所生的心，乃是贪心、我执心、贡高心、差别心，乃至八万四千烦恼心，这种种心都是有所住而生的心，便是妄心、业识心，也就是众生心。为什么呢？因为众生处处着相，相多所以心也多，心多就不能清净，心不清净，就不能悟得实相真心。

所以学佛人要求悟实相真心，就得放下一切。一切不住，真心自然显现，也就是所谓道心。道从心生，心由道见，讲到究竟，这一个道字，也不可说。所谓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这个道理很微妙，初学人不易领悟。佛要人领悟实相无相，教导我们，离念就是真心，所以说“应无所住”。因为“无所住”就是“离念”。佛又要人领悟起用的妙处，所以又方便说“而生其心”。因为“生其心”就是“起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二句，看来似觉矛盾，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

同学们，既知“应无所住”，就是实相菩提，也就是法身佛的境界，就不要去觅这个实相。觅这个法身佛了，因为寻觅就不是了。为什么呢？实相是没有形象的，是不可寻觅得到的。永嘉说：“觅即知君不可得。”那末，怎么办呢？放下便是，动念皆非。一起觅心，便成妄想。当知这实相境界，不是诸佛所独有，我们也是本自具足的。因为佛与

众生本来无二无别嘛。只要大家此刻瞑目寂照，一念不生，于是就如如不动，万物同体，那就是实相的无住真心。如果一念微动，就是有所住。有所住，就不是实相。所以古德说：“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大家修持不能相应是因为有所住，所以有所求。有住有求，便是自加捆缚，怎能自见本性呢？

大家现在修的是心地法门，须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道理认清。要明白这两句经的体用，必先立其体，然后才能起其用。体怎么立呢？将一切有求有住的心放下就可“立”了。因为一切放下，妄心自息，妄心息，那无住真心。自然现前。但是大家明知放下是好事，而总不能放下，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业识太深，放下不容易。由于放下不易，所以又要从“降伏其心”下手。殊不知一切无住，便是降伏。要是另求降伏，便是头上安头。如果能一切无住，就能得实相本体。依实相本体，而住无所住，生无所生，就是依体起用。

佛与众生的分别，只在觉与不觉，慈悲与不慈悲。觉，就能即相离相，一切不住，所以称为佛。不觉，就会见境生心，一切皆住，遇到什么，住着什么，所以叫众生。慈悲，就能平等为怀，万物一体，就称为佛。不慈悲，就会贪嗔、痴慢、烦恼丛生，就叫众生。但是觉与不觉，是体上的分别；慈悲与不慈悲，是用上的分别。其实，体用不二。都是一心。若是能转恶心为善心，就是佛心。所以六祖说：“一念平直，众生是佛。”

同学们，佛有三身，当知我们也有三身，所谓法身、报

身、化身。其实，三身就是一身，“无所住”是法身，“生其心”是报身与化身。这是怎么说的呢？因为一切不住时，空寂灵知的真心，遍满虚空，就是法身。生其心时，善心生，得善报，恶心生，得恶报，这时的心，就是报身。念念思量，种种变化，思邪化地狱，思善化天堂，这时的心，就是化身。大家明白了以后，就要时时在无住生心上用功。心如虚空，而不存虚空的量；度尽一切，而不着一切的相。所谓“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不变就是无所住，随缘就是生其心。

第十四座　出世与入世

同学们，佛法真理本不可说，出世入世也是假名，只能方便说一句，“都归一心。”究竟那个心是出世，那个心是入世呢？当知真心为出世，妄心为入世；出世是佛法，入世是世法；出世是空，入世是有；出世是法身，入世是报身；出世是真，入世是妄。然而真妄不二，离开入世，也没有出世。所以六祖说，离开世间就没有菩提。这种道理，要用心参究，才能知道我佛慈悲应世的大事因缘。

初学佛的，只谈出世，不谈入世。而昧于佛法的，一昧入世，不知出世。这样，都落入边际。为什么？因为世法就是佛法，离妄就没有真，离真也就没有妄，而且佛法的真实道理，入世就是出世，出世就是入世。所以经说：“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又说：“如如不动。”当知出世入世是体用不二的。出世为体，入世为用，离开了体就没有用，离开了用也就没有体。佛法真理，就是这样。可是凡夫

妄生分别，执着入世这一面，就起惑造业；执着出世这一面；就又厌离生死。他们不知。一切事事物物都是幻象。生死也了不可得。如来为了破这些执着，所以恒顺众生，示现种种方便指引他们入道。其实，应无所应，住无所住，法身真心十方遍满，妙用如如，这正表明出世。而报身，以真心为依据，现示幻身，随机应化，这正表明入世。

根据上述道理，学佛人应该明白，住无所住，生无所生，无住无生，就是真心。真心是空，妄心是有，假使能对一切的一切，有事无心，就能当下得到自在。还有什么出入呢？不过，这个道理很微妙，初学不易领悟，所以要从无住，生心上用功。所以经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住就是出世，生心就是入世。无住生心，就是出世入世不二的妙心。

大乘佛法不离入世，不废出世，所以首先要修心。修持不相应的，并不是佛法不相应，而是因为学人不肯在心上用功，所以不明心地，不知什么样的心是真，什么样的心是妄；又不知真心和妄心，原来是一心；更不知道一心之妙也不可得，所以修持不相应。修持不相应，就用功没有成果，效用也就不显。因为佛法真理不能悟到，其他道理也很难彻底了解。因此，世道就受影响。须知，世道渐衰，并不是世法的问题，乃是人心不正的关系。为什么呢？人心不正，道心就不能建立起来，以致舍真逐妄，舍本逐末，从流忘返，真理越晦昧，世道越衰竭。所以说，“事在人为，道在人行。”世法和佛法，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儒家说：“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如若人人能本着仁心，行仁事，入则仁慈

仁孝，出则仁爱仁恕。以仁感仁，以仁而格不仁，那又何愁世道不仁呢？兹有一偈，以揭其要。

佛法与世法，本来不二法；
心善是菩提，心恶是夜叉。

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又说：“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见佛法不离世法，只是区别于善与不善罢了。然而一切法（事事物物）是没有自性的，善与不善，完全在于一心。心正了法就成为善，心邪了法就成为邪。以出世无我的心，行入世利他的事，那末，一切法都是善法。种种事物没有不善的了，善法就是菩提。不然的话，一切法都不是善法。不是善法，就是夜叉。

欧美科学偏于物质，有善和不善二方面，就其资生工巧方面说，是有益人类的，也是菩提。就其新奇战具，毒害群生方面说，就无异于夜叉。不过，这些战具，在发明者的本旨，是想与社会国家有利的，然而没想到酿成世界人类的大祸，那就和发明的本旨违背了。须知造杀人的因，必结人类相杀的果，未来的惨剧是可想而知的。推其原因，是由于偏执入世有为的用，而忽于出世无为的体。有用无体，偏与一边，就失去了平衡。为什么会执入世而忽视出世呢？因为他们以为无为落于空，不如有为能生万物。其实，空有是不二的，是一体的，譬如一切生物，离空不生，离地不长，天生地长，正所以显空有不二的用。所以偏执于有，虽功效蓬勃一时，可是物极必反，终于不是长治久安之策。

中国的文化本来是很高的，消长之理遍于人心。于是谈唯心的，以为唯物有害，乃偏重精神。殊不知，偏重物质，固

然是执着于有，偏重精神，也是执着于空，二者都有执着。所以执有执空，都不是中正之道。当知精神是体，物质是用，假使有体而没有用，所谈的将是没有用的学问；有用而没有体，所作的将是没有体的事。没有用的学问和没有体的事，它们的弊端是相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除了积极扩大固有的道德文化外，一面应以精神运用物质，一面应发展有益科学，以物质焕发精神，才符合中正的道理。

世俗的人以为学佛人不应谈世法。谈世法彷佛是开倒车。当知倒车就是顺车。为什么？法法圆融，兼含互摄，入世固然包含出世，出世也不离入世。入世出世尚且是假名，倒车顺车更是戏论。所以经说："无有定法可说。"总之，佛法真理不离世法。出世入世完全在于自心。心正，入世也是出世；心不正，出世也是入世。六祖说："正见名出世，邪见名世间。"慧明悟境有限，方便贡献，只备大家作一参考罢了。

第十五座　有为无为之不二

同学们，心即是佛，不在口说，有无不二，更不可说。现在只能谈谈。究竟什么是佛呢？是有为心吗？是无为心吗？什么是有为心呢？有为心就是生灭心。什么是无为心呢？无为心就是真如心。若说有为心是佛，那末，有为心是生灭妄心，这是凡夫心。怎么能称做佛呢？若说无为心是佛，可是无为心是真如妙心，如同虚空，本来无相，了不可得。无相无得哪里去找佛呢？当知有为无为等心本来不二；不二的心，便是自心，这叫做佛。为什么呢？一切万法都是真如一

心所现，我们的妄心，本是真心。所以常住真心，是生灭妄心的体；生灭妄心是常住真心的用。所以说是不二的。法身是体，报身是用；法身报身原是一身，真心妄心同归一心。不过，我们的真心法身是无为，妄心报身是有为。无为是体，有为是用。用不离体，体不离用，所以说是不二的。

佛法真如门，不生不灭是无为；生灭门，有生有灭是有为。然说有说无，说生说灭，说不生不灭，都是方便对治的说法。当知有生有灭，即落于有，不生不灭，又落于无。真如本心，生而不生，灭而不灭，就是真如不变，不变真如，不可说有，不可说无。薛简问六祖："不生不灭，何异外道？"六祖说："将灭止生，以生显灭，为外道说。我说不生不灭，本自无生，今亦不灭，不同外道。"这个道理非常微妙深奥，实在不容易知道。姑且取明镜作为比喻吧。

镜体本明，来比喻真如；明能显色，来比喻生灭。镜照物时，明体不动，照红现红，照绿现绿。当照到红的时候，虽然出现红色，可是镜上并不染红；当照到绿的时候，虽然出现绿色，可是镜上并不染绿。现红现绿，就是生灭；虽然生灭，但镜体并没有动。不动的体，就是真如。色离开镜的时候，镜上并不留色，就是前念不生；后来的颜色照临镜上时，镜上又显出色采来，就是后念不灭。如果前念不生，当体就空寂了。也就是我执一破，无非无我。那无住真心就现前了。如果后念不灭，那就是真空不空，从体起用，由无住而生其心，就是无我利他。镜能照能现，就是生灭不灭的利他；镜不染不留，就是不生不灭的无非。真如与镜是同样道理；它是物来则应，事去不留，光明自在，应用如如，随缘

不变，不变随缘的。但镜如果蒙上尘垢，光明就不现了，即使物在当前，也不能显照出来。若是经过揩拭磨擦，尘垢除净的时候，光明就顿时能够再现。也象众生被业力盖障了真如本心，于是就真妄颠倒；假使发心真修，业障得到消除，真心就能再显。真如与镜，道理是相同的，磨擦修持以后，垢净明现，情况也是相同的。所以究竟智，称为大圆镜智。

再以天地作为比喻。天体本来是空，就是无为，这和真如法身相同。地生万物，就是有为，这和妄心报身相同。然而地如果没有天上日月的照耀，雨露的滋润，种种妙用，怎能生长万物呢？如果没有天地上的高原旷野，山川丘陵，种种综错复杂的组织，又怎能显化育的功用呢？由此可知，天地是互相为用的。我们的无为法身，有为报身，也是这样，所以法身和报身是不二的。

成佛，就是将妄心转为无量真心，也就是法身，并不是将报身变成法身。但是又必须由报身才可以修成，所以又不是舍报身，而后能成法身。因为法身无为，报身有为，离开有为，不显无为。一切有为，都是以无为为根据的，我们的假我，不离真我，众生的妄心离不开真心。真我假我，本来是一我，妄心真心，原来就是一心，所以叫做不二。说到这里，顺便提一提，有些想舍身成佛的真是愚昧到了极点。

小乘佛法，偏于空寂，因为它是着于无为，而失于有为。着一失一，就成为二，不能叫做不二。大乘佛法自利利他，自他等同，所以叫做不二。心地法门是以“心地无非，利他无我。”两句为体和用的。什么是体和用呢？“心地无非”是体，“利他无我”是用。若是不立“心地无非”的

体，决不能起“利他无我”的用；若是只知“心地无非”是体，而不起“利他无我”的用，那就只有体而没有用，就落于无为；偏执起用利他，不立心地无非的体，那就有用而没有体，这又着于有为。那都不能叫做不二。必须体立用宏，不落于有无，才叫不二。再用明暗作个比喻，没有明怎么可以见暗，没有暗又怎么可以显明呢？明与暗，必须互相为用。心地无非，利他无我，道理也是这样。

佛说“诸法空相”，又说“真空不空”。既说“诸有是有”，又说“诸有非有”。说“有是幻”，说“幻亦真”。说“空是真”，说“空亦幻”。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又说“修一切善法，即得正等正觉”。才说“有为”，又说“无为”。才说“出世”，又说“入世”。既已说法四十九年，又说未曾道出只字。既说无量法门，又说不可说。无实无虚，即非即是。佛法道理难以理解，就在于此。然而佛法真理，真实不虚，怎么可以不可说呢？如果修行人能依法起修，以假修真，修到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即假成真，证到无为，这就是体。得体以后，以真应幻，示现有为，这就是用。依体起用，即相离相。“即相”是用，“离相”是佛（体）。本着这个佛心，随缘度生，不着有为，不落无为。原来有为无为，本来是不二的，一切一切，都是这样。只因众生执着太深，说有着有，说无着无，说一着一，说二着二，所以佛又说，有无不二。佛还真妄同时并说，随说随扫，来显示不二的真理。其实那都是权巧方便，引人入胜。假使说到究竟，那就连不二法门也不可说。为什么呢？圆妙一心，尚且不可得，那怎么可以说呢？从前文殊菩萨以不二

法门问维摩诘。维摩诘默然无言。文殊赞叹说："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不二法门原来是这样的。

同学们，禅宗本来是没有话可讲的，密法更加不可用语言来说明。慧明自愧悟理不深，由于大家再四请求，不便拂逆大家求法的善意，在我讲话开始时，就阻止记录，但在大家坚决要求之下，只好随缘。而远地同学，没有来听讲的，现在信又纷纷来，索求印阅。本非王膳，大家乃存分食之心，止之不可，更滋惭怍。前后所说一十五次，不过贡献大家，作临时修持参考之用。说理并不精深，语言也很粗俗，大家如果一定要刊印，希望切不要多印，以免流行于世，增加我的罪过。一切法门，言贵了义。大家若能忘言取义，那我所说的等于不说，这书印了也同未印。这篇言说，就等于废纸。大家若是执着文字，遗忘了真实意义，这就说了等于不说，印了等于未印，这篇言说也就同于废纸。大家若能明了"心即是佛"，那末，就不必待我来言说了。这样，此篇言说更成废纸。望同学们再三加以考虑！

慧明法师开示录终

附录一

心地法门之透关

学佛人欲见本来面目，须要打破生死关头；欲打破生死关头，须要扫除无始以来身心恶习。欲扫除无始以来身心恶习，必须痛下持戒工夫。持戒功深，恶习渐除，一旦除尽，本性自现。

惟心地法门之心戒，戒相太高，下手不易。兹为便利初机，订定渐消夙习方法，方便名之曰透关。透关与持戒意义相同，且有除恶务尽之义。关喻恶业，恶尽曰透。举其要目，束为八端：一曰、心口不一，二曰、杀盗邪淫，三曰、两舌恶口，四曰、贪戾悭吝，五曰、瞋恨嫉妬，六曰、自大轻人，七曰、信心不坚，八曰、我执烦恼。

凡此八端，学人各体身戒心戒之旨，各因其习气就其易犯者先除，难犯者殿后。决心之后。自向佛前严立持戒透关誓愿，痛自忏悔。忏者，自咎既往；悔者，痛绝将来。限定日期，一一透过。或一期限除一种，或一期并革数条。数之多寡，详加斟酌。期之久暂，随缘定之。限期之中，务使除尽。易犯者既不再犯，难犯者自易消除。此为修持之实际工夫，若不能实行透过此中粗重恶习，则浅近佛法尚隔门墙，何能深入"心地无非，利他无我"之无相法门耶？

附录二

心地法门之佛魔一心

人之善恶，皆由心生。心善则佛，心恶则魔。佛魔原无定性，但随心念之善恶以为转移而已。诚实、谦恭、慈悲、勤俭，善念也；欺诈、骄慢、瞋恨、淫惰，恶念也。故一念善，则佛应之，身心环境成为祥和，而化于佛。不独善者愈善。恶者亦转而为善。一念恶，则魔应之，身心环境转为恶劣，而化于魔。不独恶者愈恶，善者亦转而为恶。故曰，凡圣不出一心，善恶皆由心造。心佛则佛，心魔由魔，理固然也。末法时代，人多迷暗，善恶不明，自陷苦恼。更有心怀险曲，

而故作善言，以为人尽可欺，世莫予知。殊不知恶劣邪魔已丛集其身心，一旦业力发动，小则疾苦丧乱，大则沉沦恶道。纵赖已往善困，暂得幸免，然福报一尽，恶报无穷，岂不险哉？！此作善降祥，作恶降殃之道，历古今而不爽者也。总之，佛魔不离自心。何以故？一切唯心故。所谓"心生则法生，心灭则法灭"。但法无自性，法无邪正，心正修邪法；邪法亦正，心邪修正法，正法亦邪。心善则化魔为佛，心恶则化佛为魔。吾人举心动念之际，可不慎乎？

记慧明法师

提起杭州灵隐寺方丈慧明老法师，大江南北无人不知，尤其为诸方出家禅和子所称道。他籍贯福建，听说是少年出家。我亲近他的时候，他已经是近古稀之年的老人，矮小个子，只有五尺多高。古铜色皮肤，头角峥嵘，两颧高耸，说话音声如洪钟般的宏亮。他在大殿中讲经说法时，嗓音震得殿上铜钟发出嗡嗡声音，可见是个奇人。看他的那一副外表，简直活象"罗汉堂"中那尊降龙伏虎的罗汉，与广东南华寺祖堂里供奉的六祖大师肉身形相很相仿佛。

慧明老法师，他在俗时原是务农出身，不曾读书。出家后的活计，全是苦行生涯，在丛林中服务外寮充当菜头、饭头、水头、净头等苦恼职事，闲时以欢喜趺坐参禅。他这个目不识丁的苦恼和尚，何以会有法师的尊号？说来倒也是奇事一件。根据丛林下一般老前辈们的传说，慧明法师在宁波天童寺当"行堂"（斋堂中给大众装菜饭的职务）时候，每天斋罢，他就喂养狗子。这件事，算是他的日常例行功课之

一。狗吃剩下的余饭，他舍不得丢掉，为了惜福，拿起来用水淘过之后，他自已来吃。如是有好几年。一天，他吃狗饭的时候，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同寮们问他笑什么？他说：“我常常听得人说，狗子有佛性，今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好笑。”他从那时起，似已悟入“佛之知见”。这正所谓：“下下人有上上智。”哩。

随后，天童寺里延请一位法师讲圆觉经。他虽是行单，却很发心，天天随众听经。一天，他听法师讲经，说到“圆觉自性，非性性有，循诸性起，无取无证。”的道理。当即心开意解，豁然见到本性。每次听完了经，他还要向他的同寮讲说一番，表示他对经义上的领会。同寮们都讥笑他，说：“你把镜子照一照你的面孔，象你这样一副苦恼相，又一个大字不识，你还妄想当讲经法师吗？”他当时气愤不过，回答说：“你们就估计我不能当法师吗？好，从今天起，我偏要做个法师给你们看看。三年之后，我还要回到天童来讲经呢！你们等着瞧罢！”同寮们听他说出这样大话，都一齐拍掌大笑，有的说：“象你这副材料，就可以当讲经法师，那除非是铁树开花，黄河的水倒流了。”他也不和他们争辩，马上回房里，收起衣单，背起包袱，走出山门。

自从离开天童之后，他到处行脚，效五十三参故事，遍访善知识；并且朝拜了中国四大名山。时间过去，不觉已经三年，在第三年的春天，他听说天童寺又有讲经法会，宣讲《大方广佛华严经》。于是触动念头，乃背起包袱，又回到天童寺来。当他走进客堂坐下之后，知客师看他只有一个破包袱，人也矮小，又是长的一副苦恼相；把他当作“云水

僧”看待，板起面孔，问他：“你这位师傅来常住，有什么好事？”他答道：“我是来听经的，前来常住讨个经单。”知客师闷在心里好笑，觉得象他这个苦恼子，来听什么经；乃打趣说：“你可知道我们这里是讲什么经啊？”乃昂起头来答道：“这个，又何必问。不是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吗？”知客再向他开玩笑，问道：“你可知道‘大方广’三个字怎么讲？你讲给我听。如果讲得对，我就准你经单。”他看到知客师故意问难，马上放下脸，指着知客说道：“你好没有参学，怎能用轻慢心来问法？你要向我求开示，必须恭恭敬敬，搭衣展具，向我顶礼三拜。然后在我面前长跪合掌，我才可以讲给你听。如此儿戏态度，岂是求法之道？”知客受了他一顿呛白，当时觉得这人貌虽不扬，明堂倒还不小。于是马上摆了一个“鸟笼”，口里说：“好，请坐片刻，我马上就来。”

那个知客师掉转身，跑到丈室，向方丈和尚来了一个“瞒天过海”，说：“适才来了一个不寻常的挂单师傅，他声言要来听经讨经单。我问他听什么经。他答道：“要听《大方广佛华严经》。我问：“大方广三个字怎样讲？”他的口气真不小，说：“要听‘大方广，三个字，都非得叫方丈和尚搭衣持具把他请到丈室来，他才可以讲。”那位方丈和尚听了知客这一番说话，一时好奇心动，当真披上大红祖衣，持具来到客堂，把慧明和尚请到丈室。慧明和尚进到丈室，对方丈说：“和尚你要听我说法，还须把你的法座借我一坐。”方丈就依了他，恭而敬之把他送上法座，他坐上法座，严然象个法师派头，把“抚尺”一拍，开口说道：“和

尚，'大方广，三个字，每个字有广中广，广中量，量中广，量中量四种讲法。若讲广中广义，那我一辈子也讲说不完。要用广中量量中广两种讲法，那也要讲上一年或半载。假设要我用量中量的讲法，我可以同你来谈一谈，不知和尚爱听那一种讲法？"方丈和尚听他这么一说，觉得这位行脚僧不简单，不敢轻慢，乃回答说："就请讲一讲量中量吧！"

于是他就大作狮吼：如何名"大"？如何名"方"？如何名"广"？把这三个字的体、相、用三重玄义，称性而谈，犹如桶底脱落，一泻千里，足足讲说了三个钟头。方丈和尚愈听愈高兴，觉得所讲的道理，全是从他自性中流出，不落前人窠臼，别有见地，奥妙无穷，引人入胜。马上顶礼拜谢，连声赞叹，说："法师高明！法师高明！"并且请他代座讲经。这是慧明和尚受人尊称为法师的由来，也是他开始讲经的第一遭。

自此以后，诸方丛林多慕慧明法师的名望，纷纷延请他讲经。他每次讲经，都是座无虚席，他虽然有了讲经法师的声名，可是，他却不在文字书本中推敲，志趣只在于禅那。他的讲经，全凭着他的领悟去发挥，不像其他讲经法师要参考疏钞。他认为疏钞上面的义理，乃是前人的见解，和自己毫不相干；疏钞背诵得熟，也不过是替别人数宝。所以他讲经从来不判教，只是消文释义，而喜谈有启发性的公案典章，所以为一般禅和子和男女居士们所乐闻。只要听得慧明法师去到某处讲经消息，禅和子和一些居士们都蜂拥地跟着他跑，那种情景，是普通一般讲经师不曾有的。慧老他虽然

是个不讲文字的人，可是，说的法语却很优美，那年，我在灵隐过年，除夕晚上，他上堂说法。我记得法语中有两句话：“花开朵朵艳，梅瓣片片香。”是多么有诗意啊？岂是一个不喝墨水的人所能道出？可见这是他的悟境，（有慧明法师语录一卷为湖南谈玄法师记录）

在我亲近慧明老法师的半年中，觉得这位大德有许多奇特的行藏：第一点，他不好虚荣。有一件事实，可以证明。当一九二〇年间，杭州灵隐寺宣布改为十方丛林，（灵隐寺原系子孙派寺庙）杭州地方诸山长老护法居士集会，商讨推任首任住持。大家以慧明法师道行高深，德望隆重，都推举慧老为灵隐住持，被慧老拒绝。再三殷勤劝请，也不答应。过了半年，于是大家设了一个计，由几位当地著名居士出面，邀请慧老到灵隐寺吃斋。慧老不疑有他，乃应邀前往。当他跨进灵隐寺山门时，看见两旁站着成排的僧众，全都是搭衣持具，像迎驾的样子。他看情形不对，知道上当，马上掉转头，迈开大步飞跑。大家追了上去，将他拦住，请他回来。他于是往地上一坐，把双腿盘起，死也不肯起来，大家无法，只好把他捧抬了回来。捧进天王殿，钟鼓齐鸣，燃放鞭炮。他却大哭大喊。后来把他捧到丈室法座下时，他仍然嚎哭不已。大家爬在地下齐声说：“向和尚道喜！”他一边哭着，一面说：“我不是当住持的材料；诸位如此爱我，实在是害了我。我无道无德，也无行持，有什么能力来领众呢？还是另选贤能，请大家慈悲，把我放走吧！”说罢，又是放声大哭。经大家跪在地下苦苦哀求，表示如果不答允，都不起来。这样，慧老才勉强答允，权充灵隐住持。

慧明老法师，他虽然荣任杭州首刹住持，名位是那么崇高，可是，他的生活一切，却依然是旧日风光，仍是个禅和子派头。每天是过堂吃饭，不吃私菜，与大众粒米同餐。他的卧室中，除了一张木榻板床之个，只有一条桌。桌上也没有任何摆设，只有一个土茶壶和一只茶杯。床上也只有破棉被一条。两件破衲衣，和一套破旧的换洗衣裤，即或有信徒供养他的新衣裤，摆不上两天，也就过户转送给人家了。杭州地方一班“耍罗汉”们，没有衣穿，没有钱用，全都是跑到灵隐寺来向慧老打秋风。慧老对那些“耍罗汉”最是同情，来者不拘，有来必应，要什么就给什么，从不吝啬。

慧老法师纯是平民作风，不贪享受。平常信徒送给他的供养：果品、糖食、糕饼以及穿的衣料，慧老从来不自己享受，他会马上派侍者送到禅堂、念佛堂、上客堂去结缘。遇着有人送“红包”，他就把钱送到库房去打斋供众。他有一句口头禅：“房里有了这些葛藤，我不能睡觉。”此老的解脱，由此可见一般。

慧老他虽然是一位讲经法师，又是大丛林中一位当头的大和尚，他却并不以这一名位为荣，不自豪自大，而是平易近人。由于他的风度潇洒，像春风一般和霭可亲，清众们在他面前，多不拘形迹。他也喜欢同清众们打交道，尤其和行单一般苦行僧最有缘。常同菜头、园头、门头、水头等苦恼人一道聊天；也不时帮着种菜、挖地、泼粪水。举凡劳作的事，样样都干。在一九二八年，蒋介石下野，去到杭州灵隐寺游览时，因慕慧老法师道风，特地到方丈室拜访。他遍觅不得，后到了菜园，才看到慧老穿着短衫破衲衣，手持粪

瓢，在那里浇菜。蒋介石爱他的解脱风度，觉得他坦率自然而没有做作，也就站在菜园里和他攀谈一番。

慧老的风度一向是解脱的。有一年，湖北归元寺请他讲《圆觉经》。到期，全寺职事僧众齐到山门排班接驾，一连迎接三天，都不见他来。大家都觉得奇怪。到第四天，方丈和尚在斋堂吃饭时，看见角落里挂单客师坐位上，有一位师傅颇象慧老模样，仔细一看，正是请来讲经的慧明老法师。他心中大喜，吃完了饭，方丈和尚在座上宣布，请大家不要回房，就在斋堂向慧老法师接驾。大家都觉得奇怪：并不见慧明法师到来，为什么要在斋堂里来接驾？还是方丈和尚下座走到上客堂坐位。把慧老请了出来。大家一看，这才知道这位讲经法师早已来到常住，是躲在上客堂里！原来他在五天之前就来了，装作挂单模样。知客师认不得他，所以把他送到上客堂去了。方丈和尚马上爬起在地下磕头顶礼赔罪；并且叫知客师向慧老求忏悔。慧老说："这不能怪知客失礼。我怕惊动大家，不敢当，是我自己要挂单的。我乐意挂单生活。"看来，慧明老法师是何等的洒脱。

慧老法师于一九四一年（？）冬月坐化。其灵骨在该寺起塔供养。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我将僧侣救护队结束，由陪都东下，二次到灵隐寺静养，常住挂牌请我为"堂主"，在慧老灵骨塔旁寮房安居了三年。

编后语

佛法理论深奥，经典浩瀚如海。每部经都赞叹本经的微妙功德；各宗的修行者，又都说自己所修的法门最殊胜无上，使学人无所适从。很多的学佛人，听某法师讲某经。就一心跟着读某经；有人说某经有灵感，就急着诵某经；某经某咒能消业障、开智慧、除疾病、增福寿，又加上某经某咒。几年下来，学会了许多经咒，因为有功德，都不愿放弃，于是早上诵某某几种经，晚课念某某几种经。初一月半佛诞六斋日又诵那些经咒，脑子里忙忙碌碌终日被经转，问他修的是什么法，或许他会说：读诵大乘，求生净土啊。现在很多善男子善女人确实都有如此情况的。

佛法虽然法门无量，头绪恰只有一个，就在一个“心”字上。经中说：“心包太虚，心遍十方，心生种种法生，一切唯心造，心力不可思议……等等”。十法界只是心的觉与迷的差别而已。所以学佛的人不了解心的功能，知见不正，就会被外境诱惑，今年修这法，明年修那法，课功种类越多，功德就越大？因不明事理，舍本逐末。走进迷信的领域里，自己还不知道。真是深为婉惜的。

慧明法师是近代难得的大德。他农民出身，不识字。少年出家，在寺内做些种菜烧饭搞卫生等苦差使（修福），有空欢喜打坐参禅（修慧）。因听圆觉经后悟理明心，竟成为大法师。一个不识字的人，能成为讲深奥玄妙佛理的大法

师，原因就是他发挥了心的作用。

这本《心地法门》是他的开示，当时弟子陈耀智记录的。弘扬净土数十年的四明居士，读此书后，爱不释手，将它翻成语体文介绍给大家。一个莲友问他："慧明法师是修禅密的，你一向赞扬净土，劝人念佛，规劝同道不要修其他法门，为什么对这本书特别青睐呢？"居士回答说："心地法门，是佛法的精髓，不论任何宗派，修行的目的都是为了明心和净心，到心地清净了，同归净土，还有什么种种法门，（都是众生妄想有分别），法师不是说，一切法门，不出自心，禅就是净，净就是密，三而一吗？我们应该照法师开示去修："心地无非，利他无我，念佛念心、心念佛，心净佛土净，佛土净极乐现。"

现在学佛念佛人多，若不知道心地法门，不能善用其心，往往事理不圆融，产生偏计和执着，影响进步和往生，这是我处编印这本书的目的。谨此谢谢四明居士的语译。

厦门南普陀寺佛经赠送处

一九九三年九月初版

“福德因缘”施印经书

功德芳名　　恕不称呼

单位：元

谢锦元：2807.50　顾　丹：1500

1000元：王日昌　释真实　邝展富　释信宽　黄明灿　武清华

600元：净业学人　无名氏

500元：刘　衡　刘　伟　陈爱华　刘少华　杨培明

杨光柏　杨觉惜　洪汉民　张丽珍　刘计云　田世清

能　正　黄大生　300元：释衍成　王凤珍　马云程

黄邦明250　魏建军215　200元：邹仁德　释静莲

100元：杨光阳　方淑卿　罗小燕　麦　婵　罗耀明

赖　宅　何少英　锦基家　陈玉婵　谭妙玲　赖　生

冯素义　陈现微　尹子平　尹子坚　尹雪全　无名氏

何耀祖　陈林成　江玉枝　周达明　周达仁共100元

50元：梁铁魂　梁铁山　欧道琪　谭慧莲　谭慧菁

叶现莲　苏孙深　陈钦秋　罗一光　苏少娴　梁爱霞

谢中佳　苏少微　苏少芬　陈美英　李　强　贺龙均

刘耀文

廖小燕　骆九妹　黎伟星　黎伟明　黎伟业　黎伟伦

黎伟东　黎伟娴　黎伟群　黎伟研　黎见齐　黎珮琦

黎咏琦　黎芷君　黎芷愉　陈赛珍　李小莲　沈火芝

黄硕煌　黄硕平共计650元

以上共计人民币二万三千二百二十三元五角

印送《心地法门》二万册

厦门南普陀寺佛经赠送处印

书号3210　93.12

南普陀寺佛经赠送处
地址：厦门南普陀寺
邮码：361005
电话：(0592) 222537